

大慧普觉禅师语录（一）：语录

目录

进大慧禅师语录奏札

谢降赐大慧禅师语录入藏奏札

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一（1—41 则）

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二（42—96 则）

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三（97—146 则）

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四（147—189 则）

大慧普觉禅师住育王广利禅寺语录卷第五（1—34 则）

大慧普觉禅师再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六（塔铭附）（1—30 则）

大慧普觉禅师住江西云门庵语录卷第七（1—40 则）

大慧普觉禅师住福州洋屿庵语录卷第八（1—7 则）

泉州小溪云门庵语录（1—37 则）

大慧普觉禅师云居首座寮秉拂语录卷第九

秉拂语录（1—10 则）

室中机缘（1—22 则）

进大慧禅师语录奏札

臣僧蕴闻，窃以佛祖之道，虽非文字语言所及，而发扬流布，必有所假而后明。譬如以手指月，手之与月，初不相干，然知手之所指，则知月之所在。是以一大藏教为世标准，于今赖之。臣山野微贱，遭值圣明，屡获瞻望清光，禀承音旨。圣言高远，非凡所及，斯道庆幸，有待而兴，窃欣希阔之逢，敢陈诚切之恳：

伏念臣先师，前住径山大慧禅师宗杲，敏悟英发，直受正传，善巧方便，开悟后学。其平日提唱语要，臣随处记录，皆已成书。既为《广录》三十卷，又为《语录》十卷，谨缮写诣阙上进，伏望万机之暇，俯垂省览。

臣又伏见真宗皇帝景德年中，以僧道原所集《传灯录》颁降入藏。今臣所进先师《语录》十卷，欲乞圣慈依上件体例，特赐指挥，亦令入藏，用广流通，使后学皆得预闻，在先师益为不朽。臣无任战灼俟命之至。取进止[取进止，指所奏之事或进或止，请皇帝处分]。

乾道七年三月日，径山能仁禅院住持慧日禅师臣 蕴闻 奏札

福州东禅报恩光孝禅寺。本寺承知府安抚大观文公文备准御批，降《大慧禅师语录》十册，令寘之名山大藏中，以永其传。住持臣僧德潜谨刊为经板，计三十卷，入于毘卢大藏，用广流通。以此功德，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无疆，仰愿皇图巩固，凤历长新，佛日增辉，法轮常转。

乾道八年正月日，住持臣僧 德潜 谨题

谢降赐大慧禅师语录入藏奏札

臣僧蕴闻昨于干道七年三月中不惧天诛，以先师大慧禅师臣宗杲语录投进，仍乞特旨送福州入藏。伏准，五月十九日，圣旨已送福州东禅寺入藏讫者。冒昧上陈，方虞罪戾，恩光下逮，俯赐矜俞，梵释重辉，山泽增气，凡居闻见，罔不欢欣。

恭惟皇帝陛下如天鉴，观得佛心法，念微言之易泯，参秘藏以并传。先师臣宗杲，植百劫之胜因，逢千载之嘉会，么微有幸，得叨预于殊荣，焚诵何功？冀仰酬于大造，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。

乾道八年正月日，径山能仁禅院住持慧日禅师臣 蕴闻 奏札

大慧普觉禅师语录

（出自《大正藏》四十七册）

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一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上进

1

师绍兴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于临安府明庆院开堂，拈疏示众云：“留守相公入善知众艺三昧，向毛锥子上放大光明，不动舌头演说四十二般若波罗蜜门已竟。还信得及么？若信不及，却请表白，重新拈出，令未闻者闻，未信者信。”

宣疏了，指法座，召大众云：“还见么？坐断古佛路头，潜窜千妖百怪，任是须弥灯王，也须速礼三拜。”喝一喝，遂升座。

拈香云：“此一瓣香，恭为北阙之至尊，上祝南山之万寿。”次拈香云：“此一瓣香，奉为留守大丞相泊文武官僚，常居禄位。”又拈香云：“此一瓣香，觑着则眼睛枯，嗅着则脑门裂，遇贵则价重娑婆，遇贱则分文不值。今日对人天众前，爇向炉中，奉为成都府昭觉禅寺先圆悟禅师大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”乃就座。

上首白槌云：“法筵龙象众，当观第一义。”

师云：“诸方旧例，今古常仪。直饶千佛世尊次第出世，升于此座，末上也少这一杓恶水不得。莫有回避得底么？出来证据。”时有僧出，方礼拜，师云：“雪上加霜。”

次有一僧搀前便问：“人天普集，选佛场开，祖令当机，如何举唱？”师云：“钝鸟逆风飞。”进云：“翻界且无寻觅处，分明一点座中圆。”师云：“人间无水不朝东。”进云：“可谓三春果满菩提树，一夜华开世界香。”师云：“筑着磕着。”进云：“纷纷香气炉中发，风*弗风*弗清风座上生。”师云：“闲言语。”进云：“争奈千枝少室华方盛，一派曹源水更清。”师举起拂子云：“这个是第几枝？”进云：“知音不在频频举，达者须知暗里惊。”师云：“灵利衲僧。”

问：“一问一答，辜负己灵；举古举今，埋没先祖。去此二途，如何即是？”师云：“分身两处看。”进云：“唐土二三齐敛衽，西天四七亦开眉。”师云：“天无私盖，地无私载。”进云：“如斯问答，已涉功勋，祝圣一句，请师速道。”师云：“长将日月为天眼，指出须弥作寿山。”进云：“社稷山河增胜气，乾坤草木尽沾恩。”师云：“重说偈言。”进云：“还许学人别露个消息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不许。”进云：“却请和尚道。”师云：“既不许，更道甚么？”进云：“愿施折槛朱云手，来作为霖傅说人。”师云：“只欠这一句在。”

复有数僧竞出，师乃约住云：“假使大地草木尽末为尘，一一尘有一口，一一口具无碍广长舌相，一一舌相出无量差别音声，一一音声发无量差别言词，一言词有无限差别妙义，如上尘数衲僧，各各具如是口，如是舌，如是音声，如是言词，如是妙义，同时致百千问难，问问各别，不消径山长老咳嗽一声，一时答了。乘时于其中间作无量无边广大佛事，一一佛事周徧法界。所谓‘一毛现神变，一切佛同说，经于无量劫，不得其边际’。便恁么去，闹热门庭即得，若以正眼观之，正是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，祖师门下，一点也用不着。况复钩章棘句，展露言锋，非唯埋没从上宗乘，亦乃笑破衲僧鼻孔。所以道：‘毫釐系念，三途业因；瞥尔情生，万劫羁锁。圣名凡号，尽是虚声；殊相劣形，皆为幻色。汝欲求之，得无累乎？及其厌之，又成大患。’看他先德恁么告报，如国家兵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本分事上亦无这个消息。山僧今日如斯举唱，大似无梦说梦，好肉剜疮，检点将来，合吃拄杖。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么？若有，堪报不报之恩，共助无为之化；如无，倒行此令去也。”蓦拈拄杖云：“横按镆铳全正令，太平寰宇斩痴顽。”卓一下，喝一喝。

复举：“王常侍一日访临济，同到僧堂内，常侍曰：‘这一堂僧还看经否？’临济曰：‘不看经。’常侍曰：‘学禅否？’临济曰：‘不学禅。’常侍曰：‘经又不看，禅又不学，毕竟作甚么？’临济曰：‘总教伊成佛作祖去。’常侍曰：‘金屑虽贵，落眼成翳，又作么生？’临济曰：‘我将谓你是个俗汉！’”

师云：“临济老汉握一柄金刚王宝剑，气冲宇宙，天下横行，等闲被这官人轻轻一搦，便见冰销瓦解。且道这官人有甚长处？听取一颂：‘世出世间希有事，显发须凭过量人。只将补袞调羹手，拨转如来正法轮。’久立众慈，伏惟珍重！”

上首再白槌云：“谛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”

2

入院，上堂：“山僧未离泉州时，已与诸人相见了也，临安府亦与诸人相见了也。及乎来到山中，击动法鼓，坐立俨然，眼眼相觑，为甚么却不相识？只为分明极，翻令所得迟。”

3

当晚小参：“大道只在目前，要且目前难睹。欲识大道真体，不离声色言语。”举起拂子云：“这个是色。”击禅床云：“这个是声。山僧只今口吧吧地是言语，那个是大道真体？”喝一喝，云：“即此见闻非见闻，无余声色可呈君。个中若了全无事，体用无妨分不分。若也分去，雨下地上湿，天晴日头出；小尽二十九，大尽三十日。若也不分，金刚与土地揩背，一擦骨出。”

复云：“古者道：‘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，把断要津，不通凡圣。’作么生是末后一句？”良久，云：“且莫说梦。”拍禅床，下座。

4

上堂：“昔日杨岐老祖翁，牵犁拽耙逞神通。儿孙带水拖泥甚，熨斗煎茶铤不同。”

5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利山：‘众色归空，空归何所？’山云：‘舌头不出口。’僧云：‘为甚么如此？’山云：‘内外一如故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事存函盖合，理应箭锋拄，须还利山始得。若是径山即不然，或问：‘众色归空，空归何所？’芍药华开菩萨面，棕榈叶散夜叉头。‘为甚么如此？’但办肯心，必不相赚。”

6

上堂，举：“南泉云：‘江西马祖说即心即佛，王老师不恁么道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恁么道还有过么？’赵州礼拜而出。时有僧随问赵州云：‘上座礼拜了便出，意作么生？’州云：‘汝却问取和尚。’僧上问云：‘适来谗上座意作么生？’泉云：‘他却领得老僧意旨。’”

师云：“两个老汉虽善靴里动指头，殊不知傍观者丑。”

7

圆悟和尚大祥，拈香指真云：“这个川荔枝（音 lǎjū，粗糙之物），自来好打閤（同“哄”），闹处便入头，恶静而喜动。前年今日始归家，今日前年路不差。”乃顾示大众云：“作么生是不差底路？要会么？一回饮水一回噎，一瓣梅檀一盃茶。”便烧香。

8

上堂，拈拄杖，卓一下，喝一喝，云：“幸自可怜生！特地胡打乱喝作甚么？”掷下云：“冷处着把火。”

9

上堂：“今朝八月十有五，顾兔天边谁不睹？若非东土小释迦，放过长沙这老虎。”

10

上堂：“祖师道：‘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无咎无法，不生不心。能随境灭，境逐能沉。境由能境，能由境能。’大小祖师却作座主见解。径山即不然，眼不自见，刀不自割，吃饭济饥，饮水定渴。临济、德山特地迷，枉费精神施棒喝。除却棒，拈却喝，孟八郎汉如何止遏？”

11

上堂，举：“须菩提岩中宴坐，诸天雨华赞叹，尊者曰：‘空中雨华赞叹者是何人？’曰：‘我是梵天。’尊者曰：‘汝云何赞叹？’天曰：‘我重尊者善说般若。’尊者曰：‘我于般若未曾说一字，云何言善说？’”

师喝一喝，云：“当时若下得这一喝，非但塞却梵天口，亦乃二千年后免被径山检点。”

“天曰：‘尊者无说，我乃无闻，无说无闻，是真说般若。’”

师又喝一喝，云：“当时若下得这一喝，非但塞却须菩提口，亦乃二千年后免被径山检点。且道径山还有遭人检点处也无？”白云：“有甚么处是遭人检点处？不合多口。”

12

上堂：“水底泥牛嚼生铁，僇梵钵提咬着舌，海神怒把珊瑚鞭，须弥山王痛不彻。”拍禅床，下座。

13

上堂：“冲开碧落松千尺，截断红尘水一溪。不识本来真面目，将谓人题德峤诗。”

14

临安县请就海会寺开堂，师拈疏示众云：“文彩未彰，消息已露；文彩既彰，难为盖覆。既不通盖覆，却烦表白朗宣一遍。”

宣疏了，师顾视大众云：“知县学士已为诸人敷扬第一义谛了也。还有眼开心悟底么？若有，便请即今散去；其或未然，径山却向曲录床上说脱空去也。”遂升座拈香。

祝圣罢，又拈香云：“此一瓣香，诸佛不知，鬼神莫测，非天地之所生，亦非自然而得。前日城中已尝拈出，今日人天普集，四众咸臻，其间恐有未知气息者，不免重新说破。”便烧，乃就座。

僧问：“尧风永扇，菩萨现宰官之身；佛日高明，卢老唱少林之曲。祝圣开堂，愿闻法要。”师云：“惊天动地。”进云：“凭师一滴曹溪水，四海为霖报我皇。”师云：“一雁初归四海秋。”进云：“金轮统御三千界，玉历延鸿百万春。”师云：“阿谁不愿？”

问：“三圣道：‘我逢人即出，出则不为人。’意旨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杀人不用刀。”进云：“兴化道：‘我逢人即不出，出则便为人。’又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活人何必剑。”进云：“正当出与未出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无须锁子两头摇。”进云：“专为流通去也。”师云：“径山今日失利。”

乃云：“佛法至当，不在问答处。直饶问似普慧云兴，答如普贤瓶泻，若不识其要妙，只成戏剧之谈，于道有何所益？据实而论，尽是痴狂外边走。所以大觉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，以种种微密善巧方便，成就众生，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起道树，诣鹿苑，先为僇陈如等转四谛法轮，四十九年三百六十余会，随众生根器所宜，次第开演，令其各各闻法解悟，出离生死。末后临般涅槃，于人天百万众前拈华普示，唯金色头陀破颜微笑，遂云：‘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分付于汝。’自是西天四七，东土二三，天下老和尚各各以心传心，相续不断。

“若不识其要妙，一向溺于知见，驰骋言词，正法眼藏流布岂到今日？到这里，须是个不求诸圣、不重己灵底出格道人，方能荷担此个大事。且那个是出格道人？不见昔日江西马大师遣西堂智藏驰书上径山国一禅师，国一开缄，见一圆相，遂索笔对智藏于圆相中点一点，智藏罔措。这个岂不是格外消息？若作格外商量，又却不是。诸人且作么生辩明？时中如何受用？

“适来知县学士疏中有言，马师圆相，远緘千里之清规；钦老机锋，点破一

时之群惑。群惑既破，则人人脚根下大事洞明。大事既明，则十二时中折旋俯仰，弹指罄欬，无非佛之妙用。既是佛之妙用，则不从人得。既不从人得，亦不在己躬。既不在己躬，则内不放出，外不放入。既外不放入，则外息诸缘；内不放出，则内心无喘。既内心无喘，外息诸缘，则一切智通无障碍。既无障碍，则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正当恁么时，不是世间法，亦非出世间法，拽取占波国与新罗国斗额，岂是分外？虽然如是，更有事在。敢问诸人：只如忠国师为甚么却道‘钦师犹被马师惑’？即今莫有定当得出底么？若定当得出，许你诸人尽是出格道人；其或未然，径山据款结案去也。”良久，云：“在舍只言为客易，临筌方觉取鱼难。”

15

上堂。僧问：“灵山会上，迦叶亲闻；少室峰前，神光得髓。即今座下，谁是知音？”师云：“裂破舌头。”进云：“可谓卞氏场中多巨璞，孟尝门下足高宾。”师云：“瓦砾不劳拈出。”进云：“争奈锋前无异，句里无私。”师云：“谁是知音者？”进云：“少室岩前金凤舞，径山峰顶玉鸡啼。”师云：“两重公案。”

问：“达磨西来，单传心印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只如德山入门便棒，临济入门便喝，未审是同是别？”师嘘嘘。进云：“恁么则不离当处常湛然，觅即知君不可见。”师云：“鱼行水浊。”进云：“争奈蹋着秤锤硬似铁。”师云：“引不着。”进云：“头头垂示处，子细好生观。”师云：“放你三十棒。”

乃云：“不用安排，切莫造作。造作安排，无绳自缚。不安排，不造作，善财弹指登楼阁，秘魔放下手中叉，普化入市摇铃铎。”

16

上堂，举：“盘山云：‘心月孤圆，光吞万象，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，光境俱亡，复是何物？’洞山云：‘光境未亡，复是何物？’”

师云：“白鹭下田千点雪，黄鹂上树一枝华。”

17

上堂。僧问：“汾阳当时相见处，插锹叉手意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两眼对两眼。”进云：“没弦琴上知音少，父子弹来格调高。”师云：“你且道在插锹处？在叉手处？”进云：“竿头丝线从师弄，不犯清波意自殊。”师云：“又却恁么去也。”

乃云：“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。碧眼胡儿，不知落处。且道落在甚么处？”蓦拈拄杖召大众云：“看看！直下来也，急着眼觑。”掷下拄杖。

18

出乡归，上堂，举：“五祖师翁出队归，示众云：‘出队半个月，眼不见鼻孔，失却祖师禅，拾得个骨董，且道向甚处着？一分奉释迦牟尼佛，一分奉多宝佛塔。’径山法孙出队八十余日，鼻孔常与眼睛相见，亦无祖师禅可失，亦不曾拾得骨董。既无骨董，则无以奉释迦牟尼佛，亦无以奉多宝佛塔。毕竟得个甚么？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

19、

上堂：“去年腊月二十五有恁么消息，今年腊月二十五无恁么消息。有恁么

消息，是诸人分上事，径山不预；无恁么消息，是径山分上事，诸人无分。或有人问径山：‘未审是甚么消息？’”蓦拈拄杖云：“不得动着！动着打折你驴腰。”掷拄杖，下座。

20

岁旦上堂，拈拄杖，空中作书字势云：“正朝把笔，万事皆吉；应时纳祐，庆无不宜。若作世谛流布，平地吃交；更在佛法商量，眉须堕落。”卓拄杖，下座。

21

上堂：“买铁得真金，求雨得瑞雪。五峰玉琢成，千树银华结。龙王降吉祥，普贤呈丑拙。三世如来秘密门，今日一时都漏泄。虽然如是，这里有一处可疑。且道疑个甚么？恐日出后一场漏逗。”

22

上堂：“元宵佳节同欢乐，处处咸然（同“燃”）无尽灯，火光烁破胜热面，夜神忽患冷头疼。参！”

23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长沙：‘如何转得山河大地归自己去？’沙云：‘如何转得自己归山河大地去？’”

师云：“转山河大地归自己则易，转自己归山河大地则难。有人道得不难不易句，却来径山手里请棒吃。”

24

上堂：“二月仲春，久雨不晴，云门一劄，德非有邻。”乃顾视大众云：“劄！”复云：“惭愧杀人。”

25

不动居士至，上堂，僧问：“径山布龙蛇阵，居士足（同“匹”）马单枪，当恁么时，如何相见？”师云：“老僧打退鼓。”进云：“一个老大虫，撞着重牙虎。”师云：“你还闻雷声么？”进云：“只为学人闻得惯。”师云：“且莫诈明头。”进云：“却请和尚道。”师云：“我若道，你须百杂碎。”进云：“庆快平生去也。”师噓噓。

乃云：“眼空宇宙浑无物，大坐当轩孰敢窥？选佛选官俱已了，同途把手不同归。敢问大众：既同途，又把手，为甚么不同归？莫将鹤唳误作莺啼。”

复举：“陆亘大夫问南泉云：‘肇法师也甚奇怪，解道：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’南泉遂指庭前华，谓大夫曰：‘时人见此一株华，如梦相似。’”

师云：“这一则公案流布丛林近三百载，中间有无数善知识出世，只是未尝有一人与伊分明判断，径山今日与伊断却。若向理上看，非但南泉谩他陆亘一点不得，亦未摸着他脚下一茎毛在；若向事上看，非但陆亘谩他南泉一点不得，亦未梦见他汗臭气在。或有人出来道：‘大小径山说理说事？’即向他道：‘但向理事上会取。’”

上堂：“一不成只，两不成双。”喝一喝，云：“是甚么？剑号巨阙，珠称夜光。”

上堂。僧问：“老东山也恁么举，老圆悟也恁么举，未审和尚如何举？”师云：“一手不独拍，两手鸣掴掴。”进云：“金不博金，水不洗水。”师云：“蹉过了也不知。”进云：“上是天，下是地，蹉过个甚么？”师云：“金不博金，水不洗水？”进云：“直下来也急着眼看。”师云：“依旧跳不出。”

乃举：“僧问投子：‘一大藏教还有奇特事也无？’投子云：‘演出大藏教。’又一老宿云：‘演入大藏教。’”

师云：“演出演入则不无，二老若是奇特事，三生六十劫也未梦见在。”

无上禅师忌日，上堂：“适来未击鼓已前，无上禅师已为诸人入泥入水，葛藤不少，径山不可更向土上加泥。”便下座。

上堂，举：“永嘉云：‘江月照，松风吹，永夜清宵何所为？佛性戒珠心地印，雾露云霞体上衣。’”

师云：“这个阿师好与三十棒。且道过在甚处？不合偷常住物入衣钵下。”

上堂，举：“教云：‘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’”

师举起拂子，云：“这个是径山拂子，唤甚么作法相？法相既不可得，又知个甚么？见个甚么？信个甚么？解个甚么？”复举起云：“这个是法相，却唤甚么作拂子？拂子既不可得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又有甚么过？正当恁么时，转身一句作么生道？千重百帀（今作“匝”）无回互，大家静处萨婆诃。”

上堂：“今朝又是四月一，那事全然没消息。衲僧皮草久不干，且喜日头东畔出。参！”

浴佛，上堂：“今朝正是四月八，净饭王宫生悉达，吐水九龙天外来，捧足七莲从地发。点胸点肋独称尊，大口开张自矜伐，都卢住世七旬余，四十九年恣怛。赖有云门老跛师，一棒当时要打杀。人人尽道报佛恩，将此深心奉尘刹，独有径山即不然。既不然，合作么生？下座同到殿上，为诸人说破。”

上堂，拈拄杖，卓一下，召大众云：“还闻么？”复举起云：“观世音菩萨来也，在径山拄杖头上，口喃喃地道：‘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；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。’拈须弥卢于掌上，向针眼里打秋千。直饶便恁么见得彻去，犹较拄杖子十

万八千。且道径山拄杖子有甚么奇特？”掷下云：“不直（同“值”）半分钱。”

34

上堂：“径山无寸土庄田，今夏随宜结众缘。慵论道，懒谈禅，拄杖挑来个个圆。不用息心除妄想，大家吃饭了瞌睡。瞌睡则不无，或若梦中有人索饭钱又作么生？依稀似曲才堪听，又被风吹别调中。”

35

上堂。僧问：“法身有三种病、二种光。光即不问，未审法身还具四大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具。”进云：“如何是法身？”师云：“地水火风。”进云：“如何是四大？”师云：“漆桶不快。”进云：“法身向上还更有事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但向下会取。”

乃举：“僧问赵州：‘如何是出来底人？’州云：‘诸佛菩萨。’”

师云：“大小赵州元来胆小。或有人问径山：‘如何是出来底人？’向他道：‘泥猪疥狗。’他若道：‘径山舌头得恁么自在。’我也知你是个漆桶。”

36

上堂。僧问：“万机休罢，独坐大方，犹是向下事。如何是向上事？”师云：“痴人面前不得说梦。”进云：“老和尚三寸甚密。”师云：“众眼难瞒。”进云：“只如僧问洞山：‘如何是佛？’云：‘麻三斤。’又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大鹏展翅盖十洲，篱边之物空啾啾。”

乃云：“昨日晴，今日雨，时分不相应，三日后看取。”拍禅床，下座。

37

上堂。僧问：“情生智隔，想变体殊。情未生时，隔从何得？”师云：“元来是个饭袋子。”进云：“未审意旨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隔。”

乃拈拄杖，举：“三圣云：‘我逢人即出，出则不为人。’”

卓一下，云：“贼身已露，放过不可。”

“兴化闻，云：‘我逢人即不出，出则便为人。’”

又卓一下，云：“已露贼身，不可放过。大凡宗师决断是非，要得开人眼目，不可一向盲枷瞎棒。且道这两个老汉有甚么过？”掷下云：“龙蛇易辨，衲子难瞒。”

38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洞山：‘寒暑到来，如何回避？’山云：‘何不向无寒暑处去？’僧云：‘如何是无寒暑处？’山云：‘寒时寒杀阇黎，热时热杀阇黎。’又僧问一老宿：‘时节恁么热，向甚处回避？’宿云：‘向镬汤炉炭里回避。’僧云：‘镬汤炉炭里如何回避？’宿云：‘众苦不能到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二老宿，一人在寒暑里垂手，一人在寒暑外垂手。寒暑里垂手者，不见有寒暑之相；寒暑外垂手者，通身是寒暑。径山恁么道，诸人还辩明得么？若辩明得，南天台，北五台；若辩明不得，今日热如昨日。”

39

上堂。僧问：“教中道：‘尘尘说，刹刹说，无间歇。’未审以何为舌？”师拍禅床右角一下。进云：“世尊不说，迦叶不闻闻也。”师拍禅床左角一下。进

云：“也知今日令不虚行。”师云：“识甚好恶！”

乃举：“赵州问南泉：‘知有底人向甚么处去？’泉云：‘山前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。’州云：‘谢师答话。’泉云：‘昨夜三更月到窗。’云峰云：‘南泉若无后语，洎被打破蔡州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云峰老人失却一只眼，殊不知只因后语，当下打破蔡州。”

40

上堂，举：“兴化谓克宾维那曰：‘汝不久为唱导之师。’宾云：‘不入这保社。’化云：‘汝会了不入？不会不入？’宾云：‘总不恁么。’化便打云：‘克宾维那法战不胜，罚钱五贯，设饘饭一堂。’来日，兴化自白槌云：‘克宾维那法战不胜，罚钱五贯，设饘饭一堂，仍须出院。’云居舜和尚云：‘大冶精金，应无变色。其奈兴化令行太严，不是克宾维那，也大难承当。总似而今泛泛之徒，翻转面皮多少时也？’”

师云：“云居恁么道，未免拗曲作直。径山即不然，要作临济烜赫儿孙，直须翻转面皮始得。”

41

上堂。僧问：“临济云：‘吾灭后，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。’三圣出云：‘谁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？’如何是正法眼藏？”师云：“彦诜贼汉又争会正法眼藏！”进云：“临济道：‘或有人问，你又作么生？’三圣便喝。济云：‘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！’意旨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利动君子。”

乃举：“罽宾国王仗剑问师子尊者曰：‘师得蕴空否？’尊者曰：‘已得蕴空。’王曰：‘脱生死否？’尊者曰：‘已脱生死。’王曰：‘可施我头？’尊者曰：‘身非我有，岂况于头？’王遂斩之，白乳高丈余，王臂自落。雪窦云：‘作家君王，天然犹在。’黄龙新和尚云：‘黄龙要问雪窦：既是作家君王，因甚臂落？’”

师云：“孟八郎汉又恁么去也。”

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二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上进

42

上堂，举：“白雲端师翁道：‘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也，便向一茎草上现琼楼玉殿；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，纵有琼楼玉殿，却被一茎草盖却。’”

师云：“一茎草上现琼楼玉殿，决定可信；琼楼玉殿被一茎草盖却，莫被他热谩。径山恁么道，为已得一回汗出者说；若未得一回汗出者，切不得疑着。”

43

天申节上堂：“稽首能度诸世间，无量殊胜福德聚，金轮统御四天下，普施群生安隐乐。还有知恩报恩底么？”良久，云：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唯有今日最吉祥。”

44

上堂，举：“百灵问庞居士：‘石头得力底句，还曾举似人否？’士云：‘亦

曾举似人。’灵云：‘举似阿谁？’士自点胸云：‘庞公。’灵云：‘直是妙德空生也赞叹不及！’居士却问百灵：‘阿师石头得力底句，还曾举似人否？’灵云：‘亦曾举似人。’士云：‘举似阿谁？’灵戴笠子便行。”

师云：“这个话端，若不是庞公，几乎错举似人。虽然如是，百灵输他庞公一着。何故？当时若不得个破笠遮却髑髅，有甚面目见他庞公？”

45

上堂：“颠倒想生生死续，颠倒想灭生死绝；生死绝处涅槃空，涅槃空处眼中屑。涅槃既空，唤甚么作眼中屑？白云乍可来青嶂，明月难教下碧天。”

46

上堂，举：“无著往台山礼文殊，殊问：‘大德从何方而来？’著云：‘南方。’殊云：‘南方佛法如何住持？’著云：‘末法比丘少奉戒律。’殊云：‘多少众？’著云：‘或三百，或五百。’无著却问：‘和尚此间佛法如何住持？’殊云：‘凡圣同居，龙蛇混杂。’著云：‘多少众？’殊云：‘前三三，后三三。’”

师云：“径山当时若见，即向他道：‘和尚如此住持，极是不易。’”

47

上堂，拈拄杖，卓一下，喝一喝，云：“德山棒、临济喝，今日为君重拈掇。天何高，地何阔，休向粪扫堆上更添搯^{ㄊㄠˋ(天/韭)} (音è sà, 垃圾)。换却骨，洗却肠，径山退身三步，许你诸人商量。且作么生商量？”掷下拄杖，喝一喝，云：“红粉易成端正女，无钱难作好儿郎。”

48

上堂。僧问：“雪峰三上投子，九到洞山，为甚么向鹫山成道？”师云：“屋里贩扬州。”进云：“后来住庵，有僧敲门，雪峰放身出云：‘是甚么？’僧亦云：‘是甚么？’还有优劣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优则总优，劣则总劣。”进云：“为甚么雪峰低头归庵？”师云：“疑杀天下人。”进云：“僧举似岩头，头云：‘我当时若向伊道末后句，天下人不奈雪老何。’作么生是末后句？”师云：“若不同床睡，焉知被底穿？”进云：“岩头道：‘雪峰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。要识末后句，只这是。’意旨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杀人须是杀人刀，活人须是活人剑。”

乃云：“古德道：‘青萝夤缘，直上寒松之顶；白云淡泞，出没太虚之中。万法本闲，唯人自闹。’又教中道：‘凡夫见诸法，但随于相转。不了法无相，以是不见佛。’”

遂举起拂子云：“这个是相，那个是无相？现今目前森罗万象，眼见耳闻，悉皆是法，又何曾闹来？既不曾闹，教甚么物随相转？”

又举拂子云：“这个是无相，又作么生了？既无可了，却向甚么处见佛？且道古德底是？教中底是？是又是个甚么？若向这里分割得出，释迦不先，弥勒不后。虽然如是，未免被山僧拂子穿却鼻孔。”

复举拂子云：“随相转也被拂子穿却鼻孔，不随相转也被拂子穿却鼻孔；见佛也被拂子穿却鼻孔，不见佛也被拂子穿却鼻孔。”

乃顾视大众云：“且作么生免得此过？毕竟水须潮海去，到头云定觅山归。”击禅床，下座。

49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米胡：‘自古上贤还达真正理也无？’胡云：‘达。’僧云：‘只如真正理作么生达？’胡云：‘当时霍光卖假银城与单于，契书是甚么人做？’僧无语。”

师云：“径山当时若作这僧，即下一转语，塞却这老汉口。且道下甚么语？”良久，云：“若教容易得，便作等闲看。”

50

上堂：“山僧今日设粥供养大众，粥罢同到龙王殿念诵，念诵罢，普请送彦化主茶毘。如此事多，若是祖师西来意，未有工夫说得。”

51

上堂，举：“圆悟先师在夹山日，示众云：‘通身是眼见不到，通身是耳闻不及，通身是口说不着，通身是心鉴不出。通身即且置，或若无眼，作么生见？无耳，作么生闻？无口，作么生说？无心，作么生鉴？若向这里拨得一线路，便与古佛同参。且道参甚么人？’”

师云：“惜乎径山当时不在，若在，点一把火照看这老汉面皮厚多少？即今或有傍不甘底出来道：‘和尚也是普州人，又作么生？’即向他道：‘西天斩头截臂，这里自领出去。’”

52

上堂：“十五日已前，诸人道得着，径山道不着；十五日已后，径山道得着，诸人道不着。正当十五日，又作么生？”良久，云：“普。”

53

上堂。僧问：“逼塞虚空时如何？”师便喝。进云：“文殊、普贤来也。”师云：“逼塞虚空，甚处与径山相见？”僧亦喝。师云：“文殊、普贤为甚么在你脚跟下过？”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乃举：“永嘉道：‘了了见，无一物，亦无人，亦无佛。大千沙界海中沤，一切圣贤如电拂。’有老宿拈云：‘既无一物，了了见底是个甚么？’”

师云：“且道这老宿恁么道，还具眼也无？”

54

上堂：“月生一，铁轮天子寰中勅；月生二，丰干骑虎入闹市；月生三，螭蜥眼里巨鳌翻。”蓦拈拄杖，云：“莫有同生同死底么？出来与径山拄杖子相见。”良久，云：“见义不为，何勇之有？”掷下拄杖。

55

上堂：“心生法灭，性起情亡。这里悟去，捏怪有甚么难？”举起拂子云：“看看！观音、弥勒、普贤、文殊，尽向径山拂子头上聚头打葛藤。若也放开，从教口劳舌沸；若也把住，不消一击。”以拂子击禅床，下座。

56

上堂，举：“睦州问僧正云：‘讲得《唯识论》么？’正云：‘不敢，小年曾

读文字来。’州拈起糖饼，擘作两片，云：‘你作么生？’正无语。州云：‘唤作糖饼是？不唤作糖饼是？’正云：‘不可不唤作糖饼。’州却唤沙弥：‘来！来！你唤作甚么？’弥云：‘糖饼。’州云：‘你也讲得《唯识论》。’”

师云：“僧正与沙弥真实讲得《唯识论》，只是不知糖饼来处。睦州老人虽是一方善知识，若是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毕竟理会不得。”

57

上堂：“三转法轮于大千，其轮本来常清净，天人得道此为证，三宝于是现世间。”拈拄杖，卓三下，云：“法轮已三转竟，作么生是三宝现世间底消息？”良久，云：“我王库内无如是刀。”又卓一下。

58

上堂，举：“佛昔勅五百尊者降一毒龙，尊者各运神通，皆降不得。忽有异方一尊者到，佛勅令降，尊者于龙面前弹指一声，其龙便伏。”

师云：“五百尊者神通既与异方尊者一般，为甚么降龙不得？异方尊者神通既与五百尊者一般，为甚么却降得？”

乃举拂子云：“还会么？鸳鸯绣出从君看，不把金针度与人。”击禅床，下座。

59

陈旂眼至，上堂，举：“教中道：‘吾不见时，何不见吾不见之处？若见不见，自然非彼不见之相。若不见吾不见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’白云师翁颂云：‘堂前露柱久怀胎，长下孩儿颇俊哉。未解语言先作赋，一操便取状元来。’”

师云：“敢问诸人：还知师翁落处么？若知落处，便识得状元；若也未知，径山为你指出。有利无利，不离行市；放过一着，落在第二。”

60

上堂，僧问：“翠岩示众云：‘一夏与兄弟东说西话，看翠岩眉毛在么？’意旨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自首者原其罪。”进云：“保福道：‘作贼人心虚。’又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驴拣湿处尿。”进云：“长庆道：‘生也。’云门云：‘关。’又且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一个破粪箕，对个秃茆帚。”进云：“后有老宿云：‘翠岩无风起浪。’作么生见得？”师云：“作么见不得？”

乃云：“廓然无圣，不用踌躇；盖色骑声，全承渠力。诸佛以此度生，衲僧以此为命。露倮倮，赤洒洒，没可把，行但行，坐但坐，饥来吃饭，寒来向火，直饶恁么，未称衲僧。不见白云师翁有言：‘有时碓觜（同“嘴”）生华，有时佛面百丑。李公醉倒街头，自是张公吃酒。灯笼皱断眉头，露柱呵呵拍手。’且道露柱拍手，成得个甚么边事？参！”

61

上堂：“超然居士设粥供养一堂龙象，吃了挂起钵盂，好个西来榜样。”

62

圆悟和尚忌日，师拈香云：“这个尊慈，平昔强项，气压诸方，逞过头底颠顶，用格外底傀儡，自言‘我能以木楔子换天下人眼睛’，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将断贯索穿却鼻孔。鼻孔索头既在径山手里，要教伊生也由径山，要教伊死也由径

山，且道以何为验？”遂烧香云：“以此为验。”

63

上堂：“去年人看中秋月，今年人看中秋月，今年人是去年人，去年月是今年月。还有人向这里着得一只眼么？若也着得，径山分半院与伊住；其或未然，归堂吃茶。”

64

上堂：“古者道：‘了得一，万事毕。’今朝是九月一，诸人作么生了？”蓦拈拄杖云：“不得唤作拄杖子，便了取好。既不唤作拄杖子，作么生了？”掷下云：“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”

65

上堂，举：“云门道：‘既知来处，且道甚么劫中无祖师？’自代云：‘某甲今日不着便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云门也是作贼人心虚。径山即不然，既知来处，且道甚么劫中无祖师？不图打草，且要蛇惊。”

66

上堂：“今朝九月初五，天色半晴半雨，衲僧鼻孔眼睛，切忌和泥合土。”

乃顾视大众云：“惺惺直是惺惺，灵利不妨灵利。等闲问着十人，五双不知落处。既惺惺，又灵利，为甚么不知落处？不见道‘事因叮嘱起’。”

67

上堂，拈拄杖示众云：“迷底人唤这个作拄杖子，悟底人亦唤这个作拄杖子，虽迷悟之有殊，盖所见而无异。见既无异，则迷者从教迷，悟者从教悟，总不干这个事。”

又举起云：“即今举起在诸人眼睛上，是迷耶？是悟耶？是见耶？是不见耶？是异耶？是不异耶？”喝一喝，卓一下，云：“又是从头起。”

68

刘参政请就天竺升座。僧问：“高揖释迦，不拜弥勒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梦里惺惺。”进云：“将谓和尚忘却。”师云：“你记得，试道看。”进云：“虽道不得，要且不失。”师云：“元来不会。”进云：“从上来事，分付阿谁？”师云：“分付瞎汉。”进云：“临济一宗，全凭渠力。”师云：“且喜不干你事。”

问：“昔日七贤女游尸陀林，一女云：‘尸在这里，人向甚么处去？’一女云：‘作么？作么？’当时齐悟无生法忍。如何是无生法忍？”师云：“拈却髑髅里底。”进云：“辉腾今古，烁破乾坤。”师云：“这田库（当作“厩”，同“舍”）奴！”进云：“只如四主簿即今在甚么处？”师举起拂子云：“在这里。”进云：“唯凭这个力，念念更无差。”师云：“摩竭令行传万古。”

乃云：“拈提要妙，掘地觅天；就理明真，望空启告。直得心心不触物，念念绝攀缘，观法界于一微尘之中，见一微尘徧法界之内，尘尘尔，念念尔，法法尔，犹是教乘极则，未是衲僧放身命处。若识得衲僧放身命处，则出生入死，得大自在，以生死为游戏之场而不被生死之所留碍；其或不然，未免葛藤。妙性圆

明，离诸名相，本来无有世界众生，因妄有生，因生有灭，生灭名妄，灭妄名真。”

乃顾视大众云：“今日参政相公为亡男主簿尽七之晨，命山僧升于此座，为众举扬。僧俗交参，同临斯会，又是个甚么？若言是妄现，今说法听法历历孤明，复是何物？眼若是妄，将甚么观色？耳若是妄，将甚么听声？鼻若是妄，将甚么嗅香？舌若是妄，将甚么了味？身若是妄，将甚么觉触？意若是妄，将甚么分别？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既不属妄，一真何依？其既无依，一道平等。到这里，方知主簿昔日虽生，本不曾生；今日虽灭，本不曾灭。既不生又不灭，更唤甚么作圆明妙性？真妄名相何处安着？还委悉么？腾身一掷太虚外，鼻孔依前搭上唇。”下座。

69

上堂：“佛真法身，犹若虚空。”以拂子击禅床一下，云：“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”

复举起云：“释迦老子来也，还见么？若道不见，有眼如盲；若道见，且道在拂子内？拂子外？拂子中间？直饶你道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恁么见得分明，径山门下正好吃棒。”击禅床，下座。

70

上堂：“盘山道：‘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’慈明道：‘向上一路，千圣不然。’径山道：‘向上一路，热盥鸣声。’”下座。

71

出乡归，上堂，举：“肇法师道：‘动若行云，止犹谷神。既无心于彼此，岂有象于去来？’修山主道：‘去去实不去，途中好善为；来来实不来，路上莫亏危。’”

师云：“这二老汉惜乎不与径山同时，若也同时，便与缚作一束，送在钱塘江里。何故？古今山河，古今日月，古今人伦。寒则普天普地寒，热则普天普地热。去去来来，动动静静，又有甚么过？或有个衲僧出来道：‘径山恁么说话，也好缚作一束，送在钱塘江里。’山僧却热炙盏子点茶与伊吃。为甚么如此？大丈夫儿捋虎须，岂是分外？”

72

上堂：“千说万说，赞说毁说，安立说，随俗说，显了说，盖覆说，尽是盪跼丘（按：又称“碗托丘”）。 ”

拈起拄杖云：“争如直下识取这个，不被生死之所转，不被寒暑之所迁。或有个衲僧出来道：‘也只是个拄杖子，用识作甚么？’今时有一种杜撰禅和，多作这般见解。”掷拄杖，下座。

73

上堂：“腊月十五天降雪，为瑞为祥无空缺。文殊露出广长舌，普贤大士得一橛。如何是那一橛？看钵鍱，着生铁。”

74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赵州：‘毫釐有差时如何？’州云：‘天地悬隔。’僧云：‘毫

釐无差时如何？’州云：‘天地悬隔。’”

师云：“诸人要识赵州么？惯从五凤楼前过，手握金鞭贺太平。”

75

上堂，拈拄杖云：“今朝腊月二十五，诸方尽唱云门曲，径山随例和一声。”乃卓一下，云：“还闻么？莫言楚石不当玉。”

76

开山忌日上堂：“今日一会，是当山国一大觉祖师，为诸人向一切处转无上法轮全提底时节，直得大地六种十八相震动，出大音声，诸天音乐不鼓自鸣，梵呗咏歌自然敷奏，诸天宝华同时而雨。正当恁么时，尘沙诸佛、诸大菩萨、诸阿罗汉、天龙八部、诸鬼神等，各从他方而来集会，咸生欢喜，踊跃称庆，同时发声而作是言：‘善哉希有大觉祖师！快说此法，我等悉来共作证明。’证明即不无，如何是此法？”良久，云：“云有出山势，水无投涧声。”

77

岁旦上堂：“去年今日也只是这个，前年今日也只是这个，先前年今日也只是这个，外前年今日也只是这个，明年今日也只是这个，后年今日也只是这个，外后年今日也只是这个，更外后年今日也只是这个，且道这个是甚么？元正启祚，万物咸新；应时纳祐，庆无不宜。”喝一喝，云：“俗气不除。”

78

陈知县请升座：“祖师道：‘通达本法心，无法无非法。悟了同未悟，无心亦无法。’既无心又无法，却唤甚么作本法？本法又作么生通达？黄面老子云：‘心不妄取过去法，亦不贪着未来事，不于现在有所住，了达三世悉空寂。’诸人还委悉么？若未委悉，分明为诸人注破。不住现在，此名为定；不着未来，此名为慧；不取过去，此名为智，亦谓之如来禅，亦谓之祖师禅。苟能于日用二六时中如是通达，如是了悟，则此定、此慧、此智，一一如空，无有边际。定、慧、智既无边际，则当人日用神通光明亦无边际。神通光明既无边际，诸波罗蜜、诸解脱门亦无边际。波罗蜜、解脱门既无边际，此无住心亦无边际。无住心既无边际，径山今日以此无边际心说此无边际法，奉为臣子陈亚卿祝吾君寿地久天长亦无边际。正当恁么时，依时及节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举起拂子云：“将此深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我皇。”下座。

79

上堂：“正月十四十五，双径椎锣打鼓，要识祖意西来，看取村歌社舞。”

80

徽宗皇帝大祥，上堂，拈香罢，乃就座云：“身从无相中受生，犹如幻出诸形像。幻人心识本来无，罪福皆空无所住。从上诸圣莫不皆从无所住处成就众生，于无所住处示现降神处胎十月，于无所住处示现诞生，于无所住处示现行七步，于无所住处示现处王宫，于无所住处示现出家，于无所住处示现行苦行，于无所住处示现坐菩提树下成等正觉，于无所住处示现降伏魔军，于无所住处示现坐道场、转法轮、度有情，于无所住处示现授诸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于无所

住处作佛事已，示现入般涅槃。”

召大众云：“从上诸圣既如是示现，今日臣僧宗杲亦如是说法。只将如是之法，恭为徽宗圣文仁德、显孝皇帝、显肃皇后，用严仙驾。伏愿不守自性，普现尘中坚密身，同彼上人住不思议解脱海。”下座。

81

上堂：“即心是佛，佛不远人；无心是道，道非物外。三世诸佛只以此心说法，只以此道度生。以此道度生，无生可度；以此心说法，无法可说。无法可说，是真说法；无生可度，是真度生。当知三世诸佛亦如是，现前大众亦如是。”

乃举拂子云：“还委悉么？”复击禅床云：“如是！如是！”

82

上堂。僧问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？”师云：“是个天上天下奈何不得底人。”进云：“为甚么却在径山座下？”师云：“家无小使，不成君子。”

乃云：“尘尘刹刹没一丝毫，日用堂堂现成活计，三世诸佛立在下风，诸代祖师魂飞胆丧。且道，据个甚么道理便得恁么奇特？还委悉么？若委悉去，一念万年，万年一念；如未委悉，东者东边坐，西者西边坐。”

83

上堂：“才方改岁贺新年，今朝又是二月一。入所证处没商量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”

84

上堂：“金佛不度炉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，真佛屋里坐。赵州和尚吐心吐胆，恁么告报了也，还有知恩报恩者么？”便下座。

85

上堂，以拂子击禅床一下，云：“摩竭提国亲行此令，三世诸佛眼似鼻孔，衲僧分上成得个甚么边事？莫有道得底么？若有，四楞塌地道将一句来；若道不得，径山自道去也。”便下座。

86

上堂。僧问：“怀州牛吃禾，益州马腹胀。天下觅医人，灸猪左膊上。为复神通妙用？为复法尔如然？”师云：“也不是神通妙用，也不是法尔如然。”进云：“毕竟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八尺眉毛颌下生。”

乃云：“大道只在目前，要且目前难睹。欲识大道真体，不离声色言语。若即声色言语求道真体，正是拨火觅浮沤；若离声色言语求道真体，大似含元殿里更觅长安。总不恁么，毕竟如何？翡翠蹋翻荷叶雨，鹭鸶冲破竹林烟。”

87

浴佛上堂：“毘蓝园里不曾生，双林树下何曾灭。不生不灭见瞿昙，眼中又是重添屑。”

结夏上堂：“此日诸方丛林莫不踞菩萨乘，修寂灭行，以大圆觉为我伽蓝，身心安居平等性智。径山又且不然，从今日去九十日内，与诸衲子共吃无米饭，咬优昙根，饮不湿水，说睡梦语。且道怎么修行，与诸方结制，相去多少？”良久，云：“将此深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”下座。

89

上堂：“身口意清净，是名佛出世；身口意不净，是名佛灭度。我今为汝保任此事，终不虚也。且作么生是此事？又作么生保任？岂不见僧问归宗：‘如何是佛？’宗云：‘我向汝道，汝还信否？’僧云：‘和尚诚言，安敢不信？’宗云：‘即汝便是。’僧云：‘如何保任？’宗云：‘一翳在眼，空华乱坠。’”

师云：“归宗放去太危，收来太速。这僧当时若拍手呵呵大笑一巡，归宗老汉向甚处着这面目？敢问诸人：而今合作么生？一气不言含有象，万灵何处谢无私？”

90

上堂：“四月二十五，久晴忽尔雨。竺土大仙心，东西密相付。这个犹是时节因缘，未是衲僧门下消息，且作么生是衲僧门下消息？”良久，云：“北山老大虫，咬杀南山虎。”

91

上堂，举：“高亭初参德山，隔江问讯。德山以手招之，高亭忽然开悟，乃横趋而去，更不回顾。后开法，嗣德山。”

师云：“高亭横趋而去，许伊是个灵利衲僧；若要法嗣德山，即未可。何故？犹与德山隔江在。”

92

上堂：“何似生？辽天鹞，万重云，只一突。古人怎么说话，大似眼病见空华。径山即不然，何似生？莫妄想。直饶透出古今，也是猢猻伎俩。”

93

上堂，举：“刘禹端公上云居谢雨，问弘觉云：‘雨从何来？’弘觉云：‘从端公问处来。’端公遂礼三拜，欢喜而退。行数步，弘觉召云：‘端公！’端公回首。弘觉云：‘问从何来？’端公无语，归家三日而死。”

师云：“刘禹端公无语，归家三日而死，正爬着弘觉痒处，只是不知转身一路。当初待伊道：‘问从何来？’但依前礼三拜，欢喜而退，且教弘觉疑三十年。”

94

上堂，拈起拄杖示众云：“还见么？”又卓一下，云：“还闻么？若道实见实闻，正是随声逐色汉。”

复举起云：“还见么？”又卓一下，云：“还闻么？若道不见不闻，正是避色逃声汉。毕竟如何？”

掷下云：“鹤有九皋难翥翼，马无千里漫追风。”

95

上堂，举：“鲁祖凡有僧来参，即面壁而坐。一日，南泉至，亦面壁而坐。南泉遂于背上拍一掌。祖云：‘谁？’泉云：‘普愿。’祖云：‘作甚么？’泉云：‘也是寻常。’”

师云：“垂钩四海，只钓狞龙；格外玄机，为寻知己。南泉老人虽善别机宜、识休咎，要且未知鲁祖落处。如今莫有知得落处者么？切忌向鬼窟里卜度。”

96

江令人请升座：“生是死之生，死是生之死，两路坦然平，无彼复无此。既无生死，又无彼此，明明百草头，明明祖师意，如天普盖，似地普擎，一念相应，一时清净。”

召大众云：“既无生死，只如檀越给事五十七年前是个甚么？五十七年后又是个甚么？”良久，云：“大众一时高着眼，看我眉毛有几茎？”

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三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上进

97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睦州：‘以一重去一重即不问，不以一重去一重时如何？’州云：‘昨日栽茄子，今朝种冬瓜。’”

师云：“高高处观之不足，低低处平之有余。茄子明日堂中一任诸人横咬竖咬，还有人向冬瓜上道得一句子么？若道得一句子，若僧若俗，有情无情，尽皆饱齁齁地；若道不得，还我饭钱来！”

98

上堂：“法是常法，道是常道。拶破面门，点即不到。”喝一喝。

99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睦州：‘如何是展演之言？’州云：‘量才补职。’‘如何是不展演之言？’州云：‘伏惟尚飨！’”

师云：“睦州古佛善应来机。虽然如是，只得八成。或有人问径山：‘如何是展演之言？’即向他道：‘问十答百有甚么难？’‘如何是不展演之言？’”喝一喝，云：“且莫屎窖沸。”

100

魏侍郎请升座：“寄居衢州，常山县持服魏叵谨施净财，入山修设，仍命山野升于此座，举扬般若，以此功德，资荐先考致政宣教往生瞻养。诸人还知么？这老居士便是和州三世接待底魏公也。山僧大观初行脚时，亦曾到他家，时侍郎尚幼。今日作从官，为国家宣力，皆乃翁阴德所致。此翁平生极修学，喜读佛书，从方外老衲游，精修梵行，常以王梵志土馒头颂作佛事，以警悟流俗。比见潘舍人所作行状，详书其实。闻疾已革，有来问讯者，亦以慈悲摄化，不及世间一言。启手足时，谈笑自若，跏趺而逝。净名所谓‘设身有苦，念恶趣众生，起大悲心。我既调伏，亦当调伏一切众生，但除其病而不除法’。”

遂召大众云：“魏公疾已革，而能忍苦，为诸来者随宜说法，足见学佛之验。今日幸遇在会诸人同此证明，不免借渠鼻孔出气。要识法么？真如佛性，菩提涅槃是；要识病么？妄想颠倒，贪瞋邪见是。虽然如是，离妄想颠倒，无真如佛性；离贪瞋邪见，无菩提涅槃。且道分即是？不分即是？若分，存一去一，其病益深；若不分，正是颠预佛性，僞侗真如。毕竟作么生说个除病不除法底道理？有般汉闻恁么说，便道即法是病，即病是法。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顺真如，则颠倒妄想、贪瞋邪见，悉皆是法；随颠倒，则真如佛性、菩提涅槃，悉皆是病。恁么见解，莫道我披衲衣，便是作他座主奴也未得在。何故？须知平地上死人无数，灼然过得荆棘林者是好手。

“不见古人云：‘设有一法过于涅槃，吾说亦如梦幻。’苟能于梦幻中如实而证，如实而解，如实而修，如实而行，以如实之法，能自调伏，起大悲心，作种种方便，复能调伏一切众生，而于众生不作调伏不调伏想，亦复不作颠倒想，不作贪瞋邪见想，不作真如佛性、菩提涅槃想，不作除病不除法想，不作存一去一、分不分想。既无如是之想，则一道清静，平等解脱。径山今日说此清静平等解脱之法，奉为持服魏叵追荐先考致政宣教，伏愿了唯心之净土，见自性之弥陀，此界他方随处快乐。”

复召大众云：“今既借渠鼻孔出气已了，而今径山却将鼻孔为渠出气去也。”喝一喝。

101

解夏上堂：“四月十五这公案，七月十五方结绝，即今这里许多人，人人有理难分雪。众中莫有辩口利词底么？试出来分雪看。直饶分雪得去，也须脑门着地始得。”

102

上堂，举：“云门道：‘直得触目无滞，达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，山河大地是名，名亦不可得，唤作三昧性海俱备，犹是无风币币（今作“匝匝”）之波。直得亡知于觉，觉即佛性矣，唤作无事人，更须知有向上一窍在。’”

师云：“泼油救火浑闲事，雪上加霜愁杀人。”

103

上堂：“拆去东篱，补起西壁，径山门下，全无准的。有准的，谁委悉？僧堂觑破香积厨，鸱吻咬杀佛殿脊。”

104

上堂。僧问：“翠微供养罗汉，丹霞烧却木佛，未审这二尊宿，阿那个是？”师云：“阿那个不是？”进云：“中间底分付阿谁？”师云：“且尽摸索。”进云：“为甚么都在拄杖头上横来竖去？”师云：“眼华作甚么？”进云：“只这便是和尚为人处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是。”

乃云：“丹霞烧木佛，不顺人情；翠微供罗汉，随方毘尼。若到径山门下，总用不着。且道径山门下用个甚么？秋江清浅时，白露和烟岛。良哉观世音，全身入荒草。”

105

上堂：“山僧未出乡八十日已前，早为诸人道破今日事了也。作么生是今日事？”喝一喝。

106

上堂。僧问：“千圣不到处，万法用无亏。如何是径山机？”师云：“偃蹇真龙，宁藏困水？”进云：“荡荡而法界全彰，历历而祖机独耀。”师云：“天左旋，地右转。”进云：“全体怎么来，全体怎么去。”师云：“走杀阇黎！”

乃云：“真心无住，真照独存。真性绝攀缘，真见不由境。真智无碍，真慧无边。上合诸佛本源，下契群生心地。所以道：处处真，处处真，尘尘尽是本来人。真实说时声不现，正体堂堂没却身。”乃顾视大众云：“如何是堂堂底正体？临崖看浒眼，特地一场愁。”

107

上堂：“智不到处，切忌道着，道着即头角生。”举起拂子云：“头角生也，是驴是马？还识得么？若识得，不妨向异类中行；若识未得，永劫沈沦。”

108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投子：‘月未圆时如何？’子云：‘吞却三个四个。’僧云：‘圆后如何？’子云：‘吐却七个八个。’”

师云：“三个与四个，七个与八个，数目甚分明，无人数得过。既是数目分明，为甚么无人数得过？”良久，云：“道士着白襌，且非真措大。”

109

上堂。僧礼拜起便喝，师亦喝，僧归众。师云：“犹欠一着在。”

乃云：“一喝分宾主，照用一时行。要会个中意，日午打三更。且道适来这僧一喝与山僧一喝，那个是宾？那个是主？那个是照？那个是用？于此辩得，许你大千独步；其或未然，盂里切忌失却匙箸。”复喝一喝。

110

新鞞法鼓，岁旦上堂：“新岁击新鼓，普施新法雨，万物尽从新，一一就规矩。普贤大士欣欢，乘时打开门户，放出白象王，徧地无寻处。”拈起拄杖云：“唯有这个，不属故新，等闲开口，吞却法身。”掷下云：“是甚么？千年桃核里，元是旧时仁。”

111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赵州：‘学人乍入丛林，乞师指示。’州云：‘你吃粥了也未？’僧云：‘吃粥了。’州云：‘洗钵盂去。’僧忽然大悟。”

师云：“还端的也无？云门云：‘且道有指示？无指示？若道有，向渠道甚么？若道无，这僧为甚悟去？’”

师复云：“赵州与这僧若不得云门，一生受屈。而今诸方有一种瞎汉，往往尽作洗钵盂话会了。”

112

上堂：“今朝正月半，有则旧公案，点起数盃灯，打鼓普请看。看即不无，

忽尔油尽灯灭时，暗地里切忌撞着露柱。”

113

上堂：“竺土大仙心，东西密相付。作么生是相付底心？”喝一喝，拍禅床一下，云：“是何言欤？”

114

张汪二状元至，上堂，举：“僧问云门：‘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’门云：‘有读书人来报。’”

师云：“读书人已在这里，且作么生与伊相见？”乃顾视左右云：“不是冤家不聚头。”

115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投子：‘如何是十身调御？’投子下绳床立。又问：‘凡圣相去多少？’投子亦下绳床立。”

师云：“投子下绳床，今朝为举扬。驴前马后汉，切忌乱承当。”

116

上堂。僧问：“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？前百丈云‘不落因果’，为甚么堕野狐身？”师云：“逢人但恁么举。”进云：“只如后百丈道‘不昧因果’，为甚么脱野狐身？”师云：“逢人但恁么举。”进云：“或有人问径山：‘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？’未审和尚向他道甚么？”师云：“向他道：‘逢人但恁么举。’”

乃云：“大修行人落因果。”以拂子击禅床一下，云：“也不离这个消息。大修行人不落因果，”又击禅床一下，云：“也不离这个消息。落与不落，一笔勾下，却唤甚么作因果？”复击禅床一下，云：“也不离这个消息。”乃举起拂子，召大众云：“五百生前消息在，不须意下别搜求。”

117

上堂：“祖师道：‘眼若不睡，诸梦自除；心若不异，万法一如。’那个是不睡底眼？那个是不异底心？山华开似锦，涧水湛如蓝。”

118

上堂：“有情之本，依智海以为源；含识之流，总法身而为体。且那个是智海之源？那个是法身之体？若识得此源，千源万源只是一源；若识得此体，千体万体只是一体。所以道：无边刹境，自他不隔于毫端；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于当念。虽然如是，丈夫自有冲天志，休向如来行处行。”

119

上堂：“法无定相，建立由人。”蓦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且道不分别、不思量时是个甚么？分别思量时又是个甚么？”复卓一下，喝一喝。

举本、颜二首座立僧上堂：“驱耕夫之牛，夺饥人之食。趯翻大海水，拳倒须弥卢。生擒虎兕，活捉狞龙，犹未是衲僧本分事，作么生是衲僧本分事？问取堂中二首座。”

120

上堂，拈拄杖，卓一下，云：“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百华开烂漫，觑见没可睹。”遂掷下云：“今朝三月五。”

121

上堂：“即心是佛，更无别佛；即佛是心，更无别心。如拳作掌，似水成波，波即是水，掌即是拳。此心不属内外中间，此佛不属过未现在。既不属内外中间，又不属过未现在，此心此佛悉是假名。既是假名，一大藏教所说者，岂是真耶？既不是真，不可释迦老子空开两片皮，掉三寸舌去也。毕竟如何？但知行好事，休要问前程。”

122

上堂，举：“临济一日侍立德山次，德山顾谓曰：‘老僧今日困。’临济曰：‘这老汉寐语作甚么？’山拟拈棒，济便掀倒绳床。云峰云：‘二员作家，一撈一捺，略露风规，大似把手上高山。虽然如是，未免傍观者哂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云峰老人恁么批判，大似普州人。径山若见，缚作一束，送在河里。何故？不见道：蚌鹬相持，俱落渔人之手。”

123

浴佛上堂云：“大家泼一杓恶水，洗涤如来净边垢。垢尽众生烦恼除，狐狸便作师子吼。”

124

上堂，举：“云门问曹山：‘如何是沙门行？’山云：‘吃常住苗稼者。’门云：‘便恁么去时如何？’山云：‘你还畜得么？’门云：‘学人畜得。’山云：‘作么生畜？’门云：‘着衣吃饭，有甚么难？’山云：‘何不道披毛戴角？’门礼拜。”

师云：“二尊宿恁么问答，未免在驴胎马腹里作活计。虽然如是，狗衔赦书，诸侯避道。”

125

上堂。僧问：“明头来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头大尾颠纤。”进云：“暗头来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野马嘶风蹄拨刺。”进云：“明日大悲院里有斋，又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雪峰道底。”

乃云：“‘明头来，明头打’——开眼着；‘暗头来，暗头打’——闭眼着；‘四方八面来，旋风打’——漏逗不少；‘虚空里来，连架打’——着甚来由？‘总不恁么来’——却较些子；‘明日大悲院里有斋’——特地一场愁。”

复云：“古人恁么道，今人恁么提，于宗乘中成得甚么边事？”喝一喝。

126

上堂。僧问：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亲言出亲口。”进云：“未审如何受持？”师云：“但恁么受持，决不相赚。”僧礼拜。

师乃云：“过去诸如来，斯门已成就；现在诸菩萨，今各入圆明；未来修学

人，当依如是法。既依如是法，只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世既不可得，作么生依？若向这里知归，出息不涉万缘，入息不居阴界，常转如是经，百千万亿卷。只如今日檀越请径山一千七百大众所转者，还在百千万亿卷中也无？若在其中，即取法相；若不在其中，即取非法相。故经云：‘若取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；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。’正当恁么时，还有定夺得出者么？若定夺不出，明日来，向汝道。”

127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风穴：‘古曲无音韵，如何和得齐？’穴云：‘木鸡啼子夜，刍狗吠天明。’”

师云：“这黄面浙子恁么答话，也做他临济儿孙未得在。今日或有人问径山：‘古曲无音韵，如何和得齐？’只向他道：‘木鸡啼子夜，刍狗吠天明。’”

128

上堂，举：“慧超问法眼：‘如何是佛？’眼云：‘汝是慧超。’雪窦云：‘江国春风吹不起，鹧鸪啼在深华里；三级浪高鱼化龙，痴人犹戽夜塘水。’白云师翁云：‘一文大光钱，买得个油糍，吃向肚里了，当下便不饥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二尊宿，一人许伊会听鹧鸪啼，一人会买油糍吃。若是慧超，佛话未会在。”

129

上堂：“闻声悟道，见色明心。”蓦拈拄杖云：“这个是色。”卓一下，云：“这个是声。诸人总见总闻，且那个是明底心？那个是悟底道？”喝一喝，云：“贪他一粒米，失却半年粮。”复卓一下。

130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临济：‘如何是三眼国土？’济云：‘我共汝入净妙国土中，着清净衣，说法身佛；又入无差别国土中，着无差别衣，说报身佛；又入解脱国土中，着光明衣，说化身佛。’”

师顾视大众云：“还见临济老汉么？若也未见，径山为你指出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咄哉，魍魉妖精！三眼国中逢着，笑杀无位真人。”

131

上堂，举：“镇府大王问赵州：‘和尚年尊，有几个牙齿在？’州云：‘只有一个。’王云：‘争吃得物？’州云：‘虽然一个，下下咬着。’”

师喝一喝，云：“少卖弄！”

132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赵州：‘如何是不错路？’州云：‘识心见性是不错路。’”

师云：“棒打石人头，曝曝论实事，不用作禅会，不用作道会。若要不错路，须是识心见性始得。且那个是识底心？那个是见底性？有般底闻恁么道，便道‘有水皆含月，无山不带云’。恁么见解，正是郑州出曹门。”

133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南泉：‘牛头未见四祖时，为甚么百鸟衔华献？’泉云：‘步步蹋佛阶梯。’僧云：‘见后为甚么不衔华献？’泉云：‘直饶不来，犹较王老师一线道。’云门道：‘南泉只解步步登高，不解从空放下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云门虽有针膏肓、起废疾之能，未免治聋作哑。步步登高，从空放下，甚么处得这消息来？”

“有僧请益云门：‘如何是步步登高？’门云：‘香积世界。’僧云：‘如何是从空放下？’门云：‘填沟塞壑。’”

师云：“且救得一半。”

134

上堂，举：“云门问直岁：‘今日作甚来？’岁云：‘刈茅来。’门云：‘刈得几个祖师？’岁云：‘三百个。’门云：‘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，东家杓柄长，西家杓柄短，作么生？’岁无语，门拈拄杖便打。”

师云：“直岁无语，自有三百个祖师证明。云门令虽行，要且棒头无眼。”

135

上堂，举：“云门道：‘释迦老子与天帝释在中庭里相争佛法，甚闹。’”

师云：“这老汉好与三十拄杖。且道过在甚么处？诬人之罪，以罪加之。”

136

上堂，举：“三圣问雪峰：‘透网金鳞以何为食？’峰云：‘待汝出网来，向汝道。’三圣云：‘一千五百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识。’峰云：‘老僧住持事繁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二尊宿，一人粗似丘山，一人细如米末。虽然粗细不同，称来轻重恰好。径山今日真实告报汝等诸人，切忌钻龟打瓦。”

137

上堂，举：“世尊与阿难一日行次，见一塔庙，世尊作礼，阿难问云：‘此是何人塔庙？’世尊云：‘是过去诸佛塔庙。’阿难云：‘是何人弟子？’世尊云：‘是吾弟子。’阿难云：‘应当如是。’”

师云：“阿难好个应当如是！争奈中间欠了一着。若要话圆，待世尊道：‘是吾弟子。’便向道：‘更须礼某甲三拜始得。’世尊若问：‘因甚教吾礼汝？’却向道：‘应当如是。’”

138

上堂：“色心不二，彼我无差。”蓦拈拄杖云：“若唤这个作拄杖子，捏目生华；若不唤作拄杖子，破家散宅。毕竟如何？”掷下云：“青山只解磨今古，流水何曾洗是非？”

139

上堂，举：“念法华与真园头侍立风穴次，穴问真云：‘作么生是世尊不说说，迦叶不闻闻？’真云：‘鶺鴒树头啼，意在麻畬里。’穴云：‘你作许多痴福作甚么？何不体究言句？’又问念云：‘你作么生？’念云：‘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。’穴云：‘你何不看念法华下语？’”

师云：“山僧当时若见这老汉恁么道，深掘一坑，一时埋却，更牵牛从上踢

过，却须放真公出一头始得。山僧恁么道，且不是抑强扶弱，亦不是杜撰差排。你若识得‘鹁鸪树头啼，意在麻畚里’，便识得‘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’。这两转语，毕竟是一耶？是二耶？若道是一，为甚么风穴只肯念法华，却不肯真园头？若道是二，争奈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参！”

140

上堂，举：“赵州示众云：‘不得闲过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’便问：‘如何是学人自己念？’州云：‘念者是谁？’僧云：‘无伴。’州叱云：‘这驴！’”

师云：“这僧虽然无伴，成群作队聒扰杀人；赵州虽好一头驴，只是不会吃草。”

141

五祖师翁忌日上堂：“‘山前一片闲田地’——元来记得在；‘叉手叮咛问祖翁’——只为契券不分明；‘几度卖来还自买’——难为牙保人；‘为怜松竹引清风’——”喝一喝，云：“乞儿见小利。”

142

上堂，举：“金峰示众云：‘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，二十年后无老婆心。’时有僧出问：‘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？’峰云：‘问凡答凡，问圣答圣。’僧云：‘如何是二十年后无老婆心？’峰云：‘问凡不答凡，问圣不答圣。’”

师云：“径山当时若见，只将五祖师翁底对他。”遂举手作鹁鸪嘴（嘴）云：“谷谷呱！”

143

上堂：“即念离念，觉与非觉，有心无心，若善若恶，搅成一块，将错就错。”

举起拂子云：“拂子头上一串穿却，便恁么去，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。且道业识茫茫底，与释迦老子相去多少？”喝一喝，云：“泊合错下脚注。”

144

上堂，举：“玄沙示众云：‘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，或遇三种病人来，作么生接？患盲者，拈椎竖拂他又不见；患聋者，语言三昧他又不闻；患哑者，教伊说又说不得。且作么生接？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无灵验。’有僧请益云门，门云：‘你礼拜着。’僧礼拜起，门以拄杖拄，僧退后。门云：‘你不是患盲？’复唤近前，僧近前。门云：‘你不是患聋？’乃竖起拄杖云：‘还会么？’僧云：‘不会。’门云：‘你不是患哑？’其僧于此悟去。”

师云：“这僧虽然悟去，只悟得云门禅。若是玄沙禅，更买草鞋始得。”

145

上堂，举：“汾山与仰山行次，汾山指一丘田谓仰山云：‘这头得恁么高，那头得恁么低。’仰山云：‘却是那头高，这头低。’汾山云：‘你若不信，但向田中立看两头。’仰山云：‘不必中间立，亦莫住两头。’汾山云：‘若如是着水看，水能平物。’仰山云：‘水亦无定，但高处高平，低处低平。’汾山便休。”

师云：“显诸仁，藏诸用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，盛德大业，至矣哉！”喝一喝。

上堂。僧问：“释迦掩室于摩竭，净名杜口于毘耶，为复计较未成？为复伎俩俱尽？”师云：“计较未成，伎俩俱尽。”

问：“有问有答，一切处风流；无问无答，还有佛法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是何言欤？”进云：“未审向甚么处行履？”师云：“向无佛法处行履。”

乃云：“有问有答，有放有收，有主有宾，有杀有活。活时无杀时道理，杀时无活时道理，宾家无主家道理，主家无宾家道理。宾则始终宾，主则始终主。宾主交参，当门按剑。不见适来禅客问：‘释迦掩室于摩竭，净名杜口于毘耶，为复计较未成？为复伎俩俱尽？’山僧答他道：‘计较未成，伎俩俱尽。’诸人作么生会？若也会得，全宾即主，全主即宾，全收即放，全放即收，全杀即活，全活即杀。”乃喝一喝，云：“这里是甚么所在，作这个语话！”白云：“但有路可上，更高人也行。”

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四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上进

上堂。僧问：“壁立万仞，还许商量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壁立万仞，不许商量。”进云：“也知和尚赤心片片。”师云：“既知，更问个甚么？”进云：“恁么则真个壁立万仞去也。”师云：“吃饭咬着一粒沙。”进云：“若然者，却许学人进前三步也。”师云：“你不会，却退后三步始得。”

乃云：“摩竭提国，犹在半途；少室峰前，全无巴鼻。谈玄说妙，好肉剜疮；举古明今，抛沙撒土。争似饥餐渴饮，闲坐困眠，从教四序推移，都不干预我事。虽然如是，也须实到这个田地始得。只如实到这个田地底，如何亲近？”喝一喝，云：“灸疮瘢上不可更着艾炷去也。”

上堂，举：“南泉示众云：‘文殊、普贤昨夜三更相打，每人与二十棒，趁出院也。’赵州出众云：‘和尚棒教谁吃？’泉云：‘王老师过在甚处？’州乃作礼。”

师云：“南泉无过，口能招祸；赵州礼拜，草贼大败；径山不管，结案据款；文殊普贤，且过一边。”

上堂。僧问：“今佛放光明，助发实相义。如何是放底光明？”师云：“你吃粥来么？”进云：“学人已吃粥了也。”师云：“还见么？”进云：“未审还当得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元来不见。”

乃云：“今佛放光明，助发实相义。”拈起拄杖云：“过去诸佛、现在诸佛、未来诸佛尽在径山拄杖头上同时放大光明，照十方法界，直得山河大地、万象森罗一时稽首。作么生是实相义？”卓一下，云：“向下文长，付在来日。”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同安：‘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’安云：‘金鸡抱子归霄汉，玉

兔怀胎向紫微。’僧云：‘忽遇客来，将何祇待？’安云：‘金果早朝猿摘去，玉华晚后凤衔来。’”

师云：“同安家风，不妨奇怪。径山家风，又且不然。或有人问：‘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’即向他道：‘斋时一钵和罗饭，禅道是非都不知。’‘忽遇客来，将何祇待？’‘蒸饼不托’。”

151

解夏上堂，拈拄杖云：“百二十日夏，日日无空缺，露柱逞神通，灯笼呈丑拙。彻不彻？却来棒头为汝决。”卓一下。

152

上堂。僧问：“心佛俱亡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卖扇老婆手遮日。”

乃云：“心佛不二，物我一如。若实得一如，则不见有物我之名；若实得不二，则不见有心佛之相。既不见有心佛之相，则全心即佛，全佛即心；既不见有物我之名，则全物即我，全我即物。苟于日用二六时中如是证入，则若心若佛，若我若物，七颠八倒，悉得受用，便能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，将丈六金身却作一茎草。直饶如是，切忌向径山门下过，椎折你腰，莫言不道。”

153

上堂，举：“教云：‘更以异方便，助显第一义。’”师拈拄杖，卓一下，云：“这个是异方便，那个是第一义？”掷下云：“大虫裹纸帽，好笑又惊人。”

154

上堂，举：“镜清问玄沙：‘学人乍入丛林，乞师指个入路。’沙云：‘还闻偃溪水声么？’清云：‘闻。’沙云：‘从这里入。’镜清于此得个入处。五祖师翁云：‘果是得入，一任四方八面；若也未然，辄不得离却这里。’”

师云：“若要真个得入，直须离却这里。”下座。

155

双槐居士郑禹功，为佛灯禅师入塔请升座：“沿流不止问如何，真照无边说似他。离相离名人不禀，吹毛用了急须磨。佛灯法兄禅师二十年持此吹毛，活人天眼，离相离名，摧邪显正，横拈倒用，不犯锋铍，一周佛事已圆，直是光前绝后。”

乃顾视大众云：“今日一会，正是佛灯禅师再秉吹毛，为诸人入泥入水，全提时节。还有知恩者么？若有，功不浪施；其或未然，径山不免葛藤，更举一个古话。昔日疏山和尚造寿塔了，监院来白疏山，山问：‘你将多少钱与匠人？’监院云：‘一切在和尚。’疏山云：‘为将三钱与他？为将两钱与他？为将一钱与他？若道得，与吾亲造塔。’监院无对。时罗山和尚在大岭住庵，监院到彼，罗山问：‘甚处来？’监院云：‘疏山来。’罗山云：‘近日有何言句？’监院遂举前话，山云：‘还有人道得么？’院云：‘未有人道得。’山云：‘你却回，举似疏山道：大岭闻举，云：若将三文钱与匠人，和尚此生决定不得塔；若将两文钱与匠人，和尚与匠人共出一只手；若将一文钱与匠人，带累匠人眉须堕落。’监院回，举似疏山，山便具威仪望大岭礼拜，叹云：‘将为无人，大岭有古佛放光射我此间。’却谓监院曰：‘汝去向大岭道：犹如腊月莲华。’监院复持此语举似罗山，

山曰：“早已龟毛长数丈。”

师云：“诸人还知二老落处么？其或未然，径山今日将古人今人搅成一块去也。疏山一文、两文、三文，双槐居士凑成二百千，已为佛灯陈谢匠人了也，免致溢监院走来走去，问他别人；腊月莲华一朵，甚是希奇，佛灯禅师收归窄堵波中，要作丛林标格；龟毛数丈，分付天并禅师，随时受用。敢问大众：且道径山还在里许也无？”良久，云：“数声清磬是非外，一个闲人天地间。”

156

上堂。僧问：“有佛处不得住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住则探根。”进云：“无佛处急走过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起动阇黎。”进云：“教学人向甚么处行履？”师云：“脱却笼头，卸却角驮。”进云：“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错！错！”

问：“一百二十日夏已满，出门或有人问：‘如何是径山道底？’且作么生答他？”师云：“径山曾道甚么来？”进云：“争奈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！”师云：“你作么生会？”僧喝一喝，云：“三十年后，大有人笑在。”师云：“何必三十年后？即今大有人笑你。”

乃云：“寻常向你诸人道：‘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。’不得向举起处承当，不得向意根下卜度，不得下语，不得良久。或有人问：‘毕竟如何？’向他道：‘也无毕竟，也无如何。’正当恁么时，四楞塌地掇在诸人面前，眼办手亲底一遑遑得，便能罗笼三界，提拔四生；其或未然，自是你诸人根性迟钝，且莫错怪径山好。”

157

上堂，举：“肇法师云：‘诸法不异者，岂曰续鳧截鹤，夷岳盈壑，然后为无异者哉？’云门大师道：‘长者天然长，短者天然短。’又云：‘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’乃拈起拄杖云：‘拄杖不是常住法。’”

师遂拈起拄杖，召大众云：“剜出眼里睛，甚么处见肇法师不异底法？敲出骨中髓，甚么处见云门大师常住底法？”掷下云：“分身两处看。”下座。

158

上堂。僧问：“我宗无语句，实无一法与人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五味鑽秤锤。”进云：“何故外扬家丑？”师云：“你为甚么舌头拄地？”进云：“却被和尚引着。”师便打。

问：“乾峰示众云：‘举一不得举二，放过一着，落在第二。’意旨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骆驼尾上钓冬瓜。”进云：“还许学人转身吐气也无？”师云：“许你转身，你如何吐气？”僧进前嘘一声。师云：“这弄泥团汉。”进云：“只如云门道‘人从天台来，却往径山去’，又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老鼠吃盐。”进云：“恁么则知他滋味。”师云：“速礼三拜。”

乃云：“久雨不曾晴，豁然天地清。祖师门下事，何用更施呈？”

159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云门：‘如何是正法眼？’门云：‘普。’又僧问风穴：‘如何是正法眼？’穴云：‘瞎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二尊宿答一转话，还有优劣也无？若道有优劣，真个瞎；若道无优

劣，真个普。毕竟如何？云在岭头闲不彻，水流涧底太忙生。”

160

张侍郎至，上堂。僧问：“大颠为韩文公趁却首座，意旨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鲇鱼上竹竿，一日一千里。”进云：“学人未了，乞师垂慈。”师云：“更要第二杓恶水在。”进云：“只如首座也扣齿三下，过在甚么处？”师云：“过在扣齿处。”进云：“莫谤他首座好。”师云：“你见个甚么道理便恁么道？”进云：“谁知远烟浪，别有好思量？”师云：“你莫谤径山好。”进云：“今日侍郎或问和尚春秋多少，又且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向他道百十二岁。”进云：“唤作谤径山得么？”师云：“你又谤侍郎也。”

乃云：“古人道：‘我宗无语句，实无一法与人。’恁么道，早是通身浸在屎窖里了也，那堪更蹋步向前，如之若何，问向上向下、三要三玄、银盃里盛雪、北斗里藏身意旨如何？岂不是屎窖旁边更掘屎窖？虽然如是，若于屎窖中知些气息，方知三世诸佛、历代祖师、天下老和尚、古往今来一切知识，尽在屎窖里转大法轮；其或未然，切忌向屎窖里着到。”

161

上堂，举：“马祖与西堂、南泉、百丈中秋翫月次，祖指月云：‘正当恁么时如何？’西堂云：‘正好修行。’百丈云：‘正好供养。’南泉拂袖便行。祖云：‘经入藏，禅归海，唯有普愿独超物外。’”

师云：“还知四大老落处么？若也未知，听取一颂：‘国清才子贵，家富小儿娇。大家出只手，彼此不相饶。’”

162

上堂。僧问：“具足凡夫法，凡夫不知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好个消息。”进云：“具足圣人法，圣人不会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也好个消息。”进云：“未审是甚么消息？”师云：“见人空解笑，弄物不知名。”进云：“若不得流水，还应过别山。”师云：“修山主来也。”

问：“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好个消息。”进云：“和尚为甚么一向壁立万仞？”师云：“你试向壁立万仞处道一句看。”进云：“揽长河为酥酪，变大地作黄金。”师云：“且缓缓。”

乃云：“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路，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，不是释迦文，亦非维摩诘。若向这里识得渠面目，方识得修山主道：‘具足凡夫法，凡夫不知；具足圣人法，圣人不会。圣人若会，即是凡夫；凡夫若知，即是圣人。’还有识得者么？若识得去，凡夫、圣人、孤峰顶上、十字街头，只在这里；若未识得，放待冷来看。”

163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五祖师翁：‘牛头未见四祖时，为甚么百鸟衔华献？’祖云：‘富与贵是人之所欲。’‘见后为甚么不衔华献？’祖云：‘贫与贱是人之所恶。’”

师云：“师翁恁么答话，虽则善赴来机，争奈语惊时听。径山亦有两转语，要与师翁相见：牛头未见四祖时，为甚么百鸟衔华献？——茅屋上安鸱吻。见后为甚么不衔华献？——佛殿里掘东司。”

上堂。僧问：“语默动静总不干涉，非语默动静亦不干涉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自作自受。”师云：“直饶恁么，也不干涉。”师便打。

乃云：“佛与众生，本无异相，只因迷悟，遂有殊途。虽曰殊途，且迷时此个不曾迷，悟时此个不曾悟。所以道：譬如虚空，体非群相，而不拒彼，诸相发挥。苟能如是见得，方信道‘未离兜率，已降王宫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毕’，是真实语，是不诳语。若信得及，受用无穷；若信不及，亦在里许。”

上堂：“举一不得举二，放过一着，落在第二。若是个吃饭知饱、饮水知渴底衲僧，不消云门出来打个之遶。既不许云门打个之遶，只今还有吃饭知饱、饮水知渴底么？直饶有，也是黄龙精。”

上堂。僧问：“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鱗鱼走入油瓮里。”进云：“将谓胡须赤，更有赤须胡。”师云：“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”进云：“只如傅大士向鱼行酒肆里接人，未审和尚向甚么处接人？”师云：“向一切处接人。”进云：“未审接得几个？”师云：“只你一个漆桶不会。”

乃云：“空手把锄头，饭里有巴豆；步行骑水牛，蹴着脚指头；人从桥上过，赚杀多少人！桥流水不流，却较些子。若恁么提得去，方信道‘弥勒真弥勒，分身千百亿，时时示时人，时人俱不识’。”拍禅床，下座。

上堂。僧问：“总不恁么来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。”进云：“如斩一縠丝，一斩一切断。”师云：“家富小儿娇。”进云：“机轮转处，作者犹迷。”师云：“机轮向甚么处转？”进云：“鹧鸪啼处百华香。”师云：“引不着。”进云：“和尚向甚么处见普化？”师云：“普化在甚么处教我见？”进云：“箭穿红日影，方是射鹄人。”师云：“也则引不着。”

乃云：“箭穿红日影，方是射鹄人。且道箭未离弦，红日影边还有这个消息也无？箭既离弦，这个消息落在甚么处？若也知得落处，一簇破三关，分明箭后路；其或未然，且归弩下避。”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芭蕉：‘不落诸缘，请师直指’，蕉云：‘有问有答。’”

师云：“芭蕉虽善用剑刃上事，子细检点将来，大似日中逃影，辜负这僧。今日或有人问径山：‘不落诸缘，请师直指’，只向他道：‘猩猩虽能言，毕竟是畜类。’”

上堂。僧问：“祖师心印，状似铁牛之机则且置，只如九年面壁，明甚么边事？”师云：“横身当宇宙，谁是出头人？”进云：“只履西归，还端的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不端的。”进云：“也知和尚惯用此机。”师云：“是。”僧便喝，师亦喝。

乃云：“适来善修一喝，惊天动地；径山随后一喝，全无巴鼻。若向无巴鼻处会得，便解将一条断贯索穿却天下人鼻孔；若向惊天动地处承当，自己鼻孔却

被别人将一条断贯索穿却。正当恁么时，如何免得此过？咄咄咄！没处去，没处去。”

170

上堂。僧问：“举一不得举二，放过一着，落在第二。学人上来，请师举一。”师云：“六六依前三十六。”进云：“未审还真实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”僧礼拜。

师乃云：“举一不得举二，放过一着，落在第二。只如镇州萝卜头，未审灵照篮中还着得也无？若向这里下得一转语，昨日有人从天台来，却往南岳去；若下不得，雪峰道底。”

171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六祖：‘黄梅意旨甚么人得？’祖云：‘会佛法人得。’僧云：‘和尚还得否？’祖云：‘我不得。’僧云：‘和尚为甚么不得？’祖云：‘我不会佛法。’”

师召大众云：“还见祖师么？若也不见，径山为你指出。蕉芭蕉芭，有叶无丫，忽然一阵狂风起，恰似东京大相国寺里三十六院东廊下北角头王和尚破袈裟。毕竟如何？归堂吃茶。”

172

上堂。僧问：“古人道：‘如人上树，口衔树枝，手不攀枝，脚不蹋树，未审还有答话分也无？’”师云：“答话了也。”进云：“学人问树上话，和尚为甚么向树下答？”师云：“只为你在树下问。”进云：“谩得大众眼么？”师云：“灼然谩不得。”进云：“只如树子未生，消息未动，香严向甚么处得这个话头来？”师云：“向你漆桶里得来。”进云：“只如和尚道‘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’，还有为人处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无。”进云：“恁么则却成虚设。”师云：“虚设。”

乃云：“如人上树，口衔树枝，手不攀枝，脚不蹋树，树下有人问西来意，答他，则丧身失命；不答他，又违他所问。是时香严才恁么道，便有个傍不肯底，唤作虎头上座，出众云：‘树上即不问，树下道将一句来。’”——师云：“险。”“香严呵呵大笑。”——师云：“险。径山这两险，有一险如天普盖，似地普擎，有一险料掉没交涉。还有拣得出者么？若拣得出，非唯亲见香严，亦使虎头上座无安身立命处；如无，径山将现成公案为你诸人下个脚注：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。”

173

上堂。僧问：“教中道：‘是真精进，是真法供养如来。’狗子既无佛性，唤甚么作真法？”师云：“只这无佛性，便是真法。”进云：“据学人见处，又且不然。”师云：“你试杜撰看。”僧礼拜。师云：“只这礼拜，便是杜撰。”

乃云：“是真精进，是真法供养如来。狗子既无佛性，唤甚么作真法？山僧道：‘只这无佛性，便是真法。’诸人还信得及么？若信得及，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；若信不及，直待当来问弥勒。”

174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赵州：‘承闻和尚亲见南泉，是否？’州云：‘镇州出大萝卜’”

卜头。’又僧问：‘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’州云：‘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，重七斤。’云居舜老夫道：‘镇州萝卜大，青州布衫重。要会个中意，鸡向五更啼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云居恁么道，大似熟处难忘。若是径山即不然，镇州萝卜从来大，青州布衫斤两明。衲子聚头求的旨，却似蚊虻咬铁钉。”

175

上堂。僧问：“仰山道：‘神通游戏即不无，尊者佛法须还老僧始得。’未审他据个甚么道理？”师云：“只知开口笑，不觉舌头长。”进云：“恁么则今日却被和尚笑也。”师云：“扬声止响作么？”进云：“神通游戏则不无，尊者佛法须还径山始得。”师云：“还见径山么？”进云：“少卖弄。”师云：“有眼如盲。”

乃云：“神通游戏，仰山灼然不会；佛法要妙，罗汉灼然不知。虽然彼此不相知，要且各各无欠少。既无欠少，长者长法身，短者短法身，圆者圆法身，方者方法身，便恁么悟去，方知长者不是长，短者不是短，圆者不是圆，方者不是方。既总不是，却唤甚么作法身？”喝一喝，云：“泊合停囚长智。”

176

圣节上堂，拈香罢，忽雷震骤雨，遂云：“震法雷，击法鼓，布慈云兮洒甘露。即今法雷已震，法鼓已击，慈云已布，甘露已洒，事上也合，理上也合。事理既合，且作么生活会？下座与大众到大佛殿启建乾龙圣节。”

177

上堂，举：“洞山问三峰庵主：‘汝名甚么？’主云：‘道膺。’山云：‘何不向上道？’主云：‘若向上道，则不名道膺。’洞山深肯之。”

师云：“道膺向上道则不名道膺，既不名道膺，唤作向上道则不可。既不是向上道，且作么生契得洞山意？”良久，云：“智者聊闻猛提取，莫待须臾失却头。”

178

雪窦持和尚至，上堂。僧问：“仰山道：‘东寺师叔若在，慧寂不受寂寞。’只如今日雪窦和尚得得到来，未审如何祇待？”师云：“古之今之。”进云：“若恁么，非唯径山不受寂寞，亦乃一千七百万大众有赖。”师云：“你见个甚么道理？”进云：“如两镜相照，洞无瑕翳。”师云：“打破镜来与你相见。”进云：“只如两口一无舌，即是吾宗旨，又作么商量？”师云：“抱桥柱澡洗，把缆放船。”进云：“若是临济宗旨，又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合取狗口。”

乃云：“仰山道：‘东寺师叔若在，慧寂不受寂寞。’仰山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径山即不然，雪窦师叔若在，天下衲僧不受寂寞。何故？不见古雪窦有言：‘寒木在握兮全机可笑，秋水横按兮半提可灭，使八极顶目者不自争，衡见斯人兮驾御昂柄（音 niè）。’”

179

上堂：“今朝四月初一，衲僧放下桯栗。虽然不许默照，须要人人面壁。既不许默照，为甚么却须面壁？不见白云师翁有言：‘多处添些子，少处减些子。’”

180

浴佛上堂：“芭蕉无耳闻雷开，葵华无眼随日转。释迦老子亦无生，每岁今朝浴一徧。既无生，又浴个甚么？有条攀条，无条攀例。”

181

上堂。僧问：“道无方所，明之在人；法离见闻，断之在智。不起一念，还有佛法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无佛法。”进云：“为甚么无佛法？”师云：“为你住在那一念中。”进云：“和尚向甚么处见学人那一念？”师云：“起也。”

乃云：“不起一念，未是诸人放身命处；一念才生，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。全体怎么来，全体如是住。便怎么领得去，更买百二十草*两（音 liǎng，犹言“双”）草鞋行脚始得。为甚么如此？我王库内无如是刀。”

182

张侍郎请升座。僧问：“‘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。此是选佛场，心空及第归’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题目道甚么？”进云：“分明在目前。”师云：“杜撰禅和，如麻似粟。”进云：“争奈一等共攀仙桂树，要折蟾宫第一枝。”师云：“这汉今日拖白。”进云：“虽然如是，今夏定作禅状元。”便礼拜。

问：“侍郎见处何似去年？”师云：“今年去年只隔三百六十日。”进云：“莫谤侍郎好，侍郎无这个消息。”师云：“既无这个消息了，因又乱道作甚么？”进云：“借人口说一两句，又且何妨？”便礼拜。

师乃云：“借人口说得底，不干自己事；自己胸襟流出底，傍观者有眼如盲，有口如哑。便怎么领略得，作禅状元也不难。直饶如是，始入得径山门，未入得径山室；若入得径山室，禅状元始用得着；禅状元才用得着，儒状元便用不着。敢问大众：前面为甚么用得着？后面为甚么却用不着？”乃顾视左右云：“还知径山落处么？若知径山落处，禅状元即是儒状元，儒状元即是禅状元。即今拈却禅与儒，且道当面一句作么生道？要知死底张宣教，便是活底状元爷。”

183

结夏上堂：“文殊三处安居，志公不是闲和尚；迦叶欲行正令，未免眼前见鬼。且道径山门下今日事作么生？下座后，大家触礼三拜。”

184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云门：‘如何是透法身句？’门云：‘北斗里藏身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云门老人怎么道，只答得法身句，未答得透法身句。今日或有人问径山：‘如何是透法身句？’即向他道：‘螻蛄眼里放夜市，大虫舌上打秋千。’”

185

上堂：“今朝又是端午节，文殊善财忙不彻。杀人活人药不灵，自添脑后三斤铁。”蓦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”遂掷下云：“是甚么？铁蛇钻入土。”

186

上堂，举：“马祖令智藏驰书上当山国一祖师，祖师开缄，见一圆相，即时索笔于中点一点。南阳忠国师闻，云：‘钦师犹被马师惑。’”

师云：“马师仲冬严寒，国一孟夏渐热。虽然寒热不同，彼此不失时节。忠

国师为甚么却道‘钦师犹被马师惑’？还委悉么？无风荷叶动，决定有鱼行。”下座。

187

上堂，举：“国师道：‘语渐也，返常合道；论顿也，不留朕迹。’云门云：‘拈槌竖拂，弹指时节，若检点将来，也未是无朕迹。’”

师喝一喝，云：“寐语作甚么？”遂举起拂子，复弹指云：“径山即今举拂弹指，若向这里觅朕迹，入地狱如箭射。”

188

上堂，举：“道吾示众云：‘高不在绝顶，富不在福严，乐不在天堂，苦不在地狱。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’”

师云：“径山即不然，高在绝顶，富在福严，乐在天堂，苦在地狱。谁知席帽下，元是昔愁人？”

189

上堂，举：“睦州问秀才：‘先辈治甚经？’才云：‘治《易》。’州云：‘《易》中道：‘百姓日用而不知。’不知个甚么？’才云：‘不知其道。’州云：‘作么生是道？’才无语。州云：‘果然不知。’”

师云：“秀才虽然无语，默契睦州，只是少末后一着。径山当时若见睦州道：‘果然不知’，但抚掌呵呵大笑，管取睦州不相亏。”

大慧普觉禅师住育王广利禅寺语录卷第五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上进

1

师绍兴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于明州报恩光孝禅寺开堂，宣疏、拈香、祝圣罢，乃就座。天童和尚白槌云：“法筵龙象众，当观第一义。”师云：“第一义谛，天童和尚一槌打就，莫有知恩报恩底么？”

僧问：“保寿开堂，三圣横身赞助，学人上来，愿闻祝圣。”师云：“牛皮鞭露柱。”进云：“天高地厚无穷极，佛功德海实难量。”师云：“千圣共传无底钵。”进云：“正当恁么时，如何[西*鸟]鸟啄？”师云：“你看即有分。”进云：“莫便是知恩报恩底事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一任钻龟打瓦。”进云：“无计上酬天子德，唯凭此日一炉香。”师云：“犹较些子。”

问：“世尊拈华，迦叶微笑。世尊道：‘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付嘱摩诃大迦叶。’如何是正法眼藏？”师云：“拔却眼中钉。”进云：“如何是涅槃妙心？”师云：“速礼三拜。”进云：“若不上来伸此问，焉知全露法王机？”师云：“知。”进云：“只如今日一会，何异灵山？”师云：“普。”进云：“恁么则从此佛日增辉，道风永扇去也。”师云：“又是恶水泼人。”僧礼拜。

师乃云：“佛法要妙，离言说相，离文字相，离心缘相，不可以有心求，不可以无心得，不可以语言造，不可以寂默通，如涂毒鼓，闻着则脑门百裂；似猛火聚，近之则燎却面门。实谓壁立万仞，剿绝圣凡。假使智如鹞子，辩若维摩，与

三世诸佛同时出来，也须入地三尺。有如是自在，有如是威神，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。到这里，如何启口？然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放一线道，却有商量。”

蓦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还闻么？一切障碍，即究竟觉；得念失念，无非解脱；成法破法，皆名涅槃；智慧愚痴，通为般若。”

又卓一下，云：“太阳溢目，万里不挂片云。古佛与露柱相交，新罗共占波斗额，即不问汝诸人，只如马祖道即心是佛，作么生商量？还委悉么？太平本是将军致，却许将军见太平。”复卓一下。

复举：“西天国王问波罗提尊者曰：‘我欲作佛，不知何者是佛？’尊者曰：‘见性是佛。’王曰：‘师见性否？’尊者曰：‘我见佛性。’王曰：‘性在何处？’尊者曰：‘性在作用。’王曰：‘是何作用，我今不见？’尊者曰：‘今现作用，王自不见。’王曰：‘于我有否？’尊者曰：‘王若作用，无有不是；王若不用，体亦难见。’王曰：‘若当用时，几处出现？’尊者曰：‘若出现时，当有其八。’王曰：‘八处佛性，当为我说。’尊者曰：‘在胎曰身，处世名人，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辨香，在舌谈论，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。徧现俱该沙界，收摄在一微尘。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唤作精魂。’王闻是言，心即开悟。”

师云：“敢问法筵大众：且道西天国王悟得佛性耶？悟得精魂耶？若道在八处悟得，只是精魂；若离八处，却唤甚么作佛性？于斯荐得，皇恩佛恩一时报足；若荐不得，育王今日为诸人下个脚注。”良久，云：“鸞鷟麒麟俱是瑞，梅檀薝蔔一般香。”

天童和尚再白槌云：“谛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”师召大众云：“记取天童和尚语。”便下座。

2

入院，指方丈，召大众云：“这里是烹佛烹祖大炉鞴，锻生锻死恶钳锤。莫怪主人无面目，法如是故，非强为。法既如是，又非强为，且道最初一句又作么生？还委悉么？钓竿斫尽重栽竹，不计功程得便休。”

次上堂，僧问：“当头裂破，眼睛突出，四方八面，东涌西没。只如杨岐三脚驴子弄蹄行，意旨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无意旨。”进云：“莫只这便是杨岐受用处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便是杨岐受用处。”进云：“恁么则坐断玉几峰，时人皆拱手。”师云：“序品第一。”进云：“未审这一着落在甚么处？”师云：“你且道落在甚么处？”进云：“师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”

问云：“朝到西天、暮归东土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挂起草鞋。”进云：“谢和尚指示。”师云：“你得个甚么？”进云：“今日亲见大禅师。”师举拂子云：“汝在拂子前见？拂子后见？”进云：“前后一时收。”师云：“穿却你鼻孔，换却你眼睛。”进云：“和尚费力作甚么？”师便喝。

乃举：“南泉和尚新入院，知事头首请入方丈，有僧便问：‘师归丈室，将何指示于人？’泉云：‘昨夜三更失却牛，天明起来失却火。’”

师云：“妙喜初住育王，亦不曾失却牛，亦不曾失却火。或有人问：‘师归丈室，将何指示于人？’只向他道：‘饥餐渴饮，闲坐困眠。’且道与南泉是同是别？若也道得，许你是个衲僧；若道不得，三十年后却来方丈里向你道。”便下座。

3

上堂。僧问：“大梅即心是佛，马祖非心非佛，阿那个是？”师云：“两个俱是，两个俱不是。”进云：“金不博金，水不洗水。”师云：“你作么生会？”进云：

“千古垂芳孰共知，清风币（今作“匝”）地有何极？”师云：“又被风吹别调中。”

问：“教中道：‘离言说相，离文字相，离心缘相，毕竟平等，无有变易。’请和尚离言说相。”师云：“你只今在甚么处安身立命？”进云：“与和尚眉毛厮结，问答俱备。”师云：“大好离言说相。”进云：“侧侧平平题不着，切切怛怛语还空。”师云：“刹竿头上仰莲心。”

乃云：“今朝腊月初一，一年此月将讫，过去现在未来，弹指一时顿入。”乃举拂子云：“只有这个，不入这保社。为甚么如此？不见道：能为万象主，不逐四时凋。”

4

到天童，请上堂。僧问：“暂借一问以为影草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没这闲工夫。”进云：“莫便是和尚答话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是。”进云：“恁么则今日得闻于未闻。”师云：“闻底事作么生？”进云：“未鸣鼓已前，闻和尚道了也。”师云：“道甚么？”进云：“也知和尚有时恁么，有时不恁么。”师云：“错下脚注。”

问：“赵州访一庵主云：‘有么？有么？’主竖起拳头。州云：‘水浅不是泊船处。’此意如何？”师云：“拳头。”进云：“又访一庵主，主亦竖起拳头，赵州为甚么却道有纵有夺？”师云：“也只是个拳头。”进云：“既只是个拳头，为甚么两处勘辩？”师云：“你但两处看。”进云：“未审和尚今日与天童大众相见，还有为人处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有。”进云：“恩大难酬。”便礼拜。

师乃云：“垂万里钩，驻千里乌骊；布漫天网，打冲浪鲲鲸。此是天童老人寻常用底，育王今日得得入山瞻礼，客听主裁，令升此座。到这里，说个甚么即得？莫是说心说性得么？说玄说妙、说理说事得么？既总不得，不可只恁么休去。既不可休去，又不可说心说性、说玄说妙、说理说事，莫是世谛流布得么？若恁么，唤作顺水张帆，未是衲僧用处。虽然如是，略借主人威光与大众赴个时节。且道即今是甚么时节？尺蠖之屈，乃欲求伸。击碎蟠桃核，得见个中仁。个中仁既见，此道出常情。且道出常情一句，作么生道？还委悉么？眼光烁破四天下，主盟此道是渠依。”

复云：“适来蒙堂头老人举：‘僧问香林：如何是衲衣下事？林云：腊月火烧山。’”

师云：“此是香林语，堂头今日举，育王随撻掇，也未敢相许。因甚么未敢相许？选佛若无如是眼，假饶千载又奚为？”

5

上堂：“相逢不拈出，举意便知有。巍巍不动尊，脚不离地走。既是不动尊，为甚么却走？”喝一喝，云：“依稀似曲才堪听，又被风吹别调中。”

6

上堂：“丹霞烧木佛，院主眉须落。鸟飞毛坠，鱼行水浊。”喝一喝，云：“是甚么？要识真麒麟，只有一只角。参！”

7

岁旦上堂：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今朝又是从头起。人人有个主人公，水牛衔却老鼠尾。深沙欢，那咤喜，佛殿走出三门去，僧堂撞入厨库里。敢问大众：还有不迁义也无？”自云：“有。作么生是不迁义？东君行正令，华发树南枝。”

到资福，请上堂，举：“香城顺和尚颂黄龙三关云：‘黄龙老和尚有个三关语，山僧承嗣伊，今日为君举，为君举，猫儿偏解捉老鼠。’广鉴英禅师因见此颂，乃曰：‘好则好，第恐学者作无事会去。’”

师云：“诚哉是言！山僧今日也有个颂子：‘黄龙此语盖天地，从来缜密不通风。后昆随例承其响，总道猫儿解捉虫。’”

到雪窦，请上堂：“平常无生句，妙玄无私句，体明无尽句，一镢破三关，他家有本据。作么生是他家本据？莫怪从前多意气，他家曾蹋上头关。”

复举：“僧问明觉禅师：‘如何是诸佛本源？’明觉云：‘千峰寒色。’僧云：‘未审向上还有事也无？’明觉云：‘雨滴岩华。’”

师云：“千峰寒色，雨滴岩华，今日不妨应时应节。若是诸佛本源，不得动着。为甚么不得动着？自有雪窦主人在。”

到启霞，请上堂：“适来蒙堂头法叔禅师举临济访龙光因缘，客听主裁，敢不依严命？略与诸人下个脚注。龙光据坐，虽然无语，其声如雷。临济云：‘这老汉今日败阙。’堂头法叔禅师道：‘那里是他败阙处？’妙喜道：‘路远夜长休把火，大家吹杀暗中行。’”

上堂，举：“仰山一日与懒安看雨次，安云：‘好雨！寂阒黎！’山云：‘好在甚么处？’安无语。山云：‘某甲却道得。’安云：‘好在甚么处？’山以手指雨，安便休去。”

师云：“一人只知看雨，一人只知指雨，子细检点将来，大似钉桩摇橹。育王当时待他道：‘好在什么处？’只向他道：‘滴穿眼睛，浸烂鼻孔。’或有个衲僧出来道：‘育王也是钉桩摇橹。’却许他具眼。”

上堂，举：“五祖师翁举：‘僧问赵州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州云：庭前柏树子。恁么会便不是了也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柏树子。恁么会方始是。’”

师云：“要识五祖师翁么？脑后见腮，莫与往来。”

上堂。僧问：“参禅要透尘劳网，学道还期出死生。铁壁银山无向背，金圈栗棘不多争。这个是学人寻常用底，未审和尚见处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春日晴，黄莺鸣。”进云：“今日小出大遇。”师云：“更听落崖流水声。”进云：“从上诸圣毕竟将何等法为何等人？”师云：“将何等法为何等人。”进云：“恁么则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。”师云：“信受奉行，速礼三拜。”僧礼拜。

师乃云：“今朝二月二十，又是清明寒食，灵云不见桃花，争信曲中有直？”遂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是曲耶？是直耶？”掷下云：“多虚不如少实。参！”

上堂，举：“修山主云：‘是柱不见柱，非柱不见柱。是非已去了，是非里荐取。’”

师召大众云：“是非既去了，各各照顾。且道照顾个甚么？”良久，云：“莫教撞着露柱。”

15

上堂。僧问：“‘有么？有么？庵主竖起拳头’，还端的也无？”师便下座。

16

上堂：“古人道：‘侍者烧香，已成多事；大众问讯，转见病深。’恁么说话，大似无病着灸，捏目生华。若是育王即不然，侍者烧香，不为分外；大众问讯，理合如然。若作佛法商量，生身入地狱。”下座。

17

浴佛上堂：“‘未离兜率，已降王宫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毕。’这个是题目。‘摩耶夫人毘蓝园里攀无忧树，右胁而生悉达太子，直得九龙吐水，沐浴金躯，地涌金莲，以承其足。’这个是序分。‘以手指天地，作大师子吼，上下及四维，无能尊我者。’这个是正宗。育王今日专为流通去也。”遂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释迦老子来也。”

举起云：“净法界身本无出没，大悲愿力示现受生。已上四段不同，收归上科。”掷下云：“下座与大众同到殿上，再讲经首。呕啊！”

18

朱舍人请升座。僧问：“三世诸佛说了也，和尚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摩竭提国亲行此令。”进云：“要且只今事不恁么。”师云：“剑去久矣，尔方刻舟。”进云：“也知和尚截断天下人舌头。”师云：“果然不恁么。”进云：“道端白日青天，开眼落人圈（※贵）。”便礼拜。

问：“释迦、弥勒犹是他奴，未审他是阿谁？”师云：“你是一枚村夫。”进云：“切忌为他安名立字。”师云：“村夫有甚么名字？”进云：“前言何在？”师云：“你道他毕竟是阿谁？”进云：“家无小使，不成君子。”师云：“未免随人脚跟转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法的大意？”师云：“老僧无的大意，亦无如何。”进云：“既是无，和尚甚处得这消息？”师云：“育王亦无这消息。”

乃云：“只这消息，三世诸佛说不及，六代祖师传不到。既说不及，又传不到，则释迦、弥勒亦是空名。释迦、弥勒既是空名，唤甚么作奴？唤甚么作主？唤甚么作生？唤甚么作死？唤甚么作古？唤甚么作今？既无生又无死，既无古亦无今，净裸裸，绝承当，赤洒洒，没窠窟。如是则尽十方世界无内无外，是个净妙佛土，是个无上佛土，是个无等佛土，是个不可思议佛土，是个不可量佛土，是个不可说佛土。既有如是佛土，只如宫使舍人，今请妙喜举扬此段大事因缘追荐先妣太夫人俞氏，且道在那个佛土中？”良久，云：“一尘一佛刹，一叶一释迦。”

19

上堂：“结夏方得五日，露柱却知端的，（足字）（原作“勃”，误）跳撞入灯笼，

普为诸人入室，还有知惭识愧者么？”良久，云：“白云乍可来青嶂，明月难教下碧天。”

20

圣节上堂：“如人持尺量虚空，复有随行计其数。虚空边际不可得，吾君寿量亦如是。理则如是，事又作么生？下座与大众同到无量寿如来前，五体投地，启建天申圣节道场。谨白。”

21

上堂，举：“睦州才见僧，云：‘现成公案，放汝三十棒。’僧云：‘某甲如是。’州云：‘三门头金刚为甚么竖起拳头？’僧云：‘金刚尚乃如是。’州便打。”

师云：“虽然无孔笛撞着毡拍板，直是五音调畅，六律谐和。子细检点将来，未免傍观者哂。且道谁是傍观者？”良久，云：“不得动着！动着打折你驴腰！”

22

上堂：“今朝五月五，天降沛然雨，艾人与门神，聚头相耳语。且道说个甚么？雪窦禅师来，一口吞佛祖。”

23

上堂，举：“普化一日在临济僧堂前吃生菜，济见，云：‘大似一头驴！’化便作驴鸣。济云：‘这贼！’化云：‘贼！贼！’便出去。”

师云：“一个驴鸣两个贼，堪与诸方为轨则。正贼草贼不须论，大施门开无壅塞。”

24

上堂云：“已着槽厂，将错就错。骑却圣僧，不妨快乐。龙象蹴蹋，非驴所作。堪笑诸方，妄生穿凿。休穿凿，祥麟只有一只角。”

25

上堂：“今朝七月五，打鼓普请看。万里无片云，犹欠一大半。且作么生是那一半？”良久，云：“无人过价，打与一贯。”

26

荣侍郎生日，请升座。僧问：“杨岐一头驴，为甚么只有三只脚？”师云：“你少吃水草。”进云：“恁么则覩面相呈，更无回互。”师云：“且莫诈明头。”进云：“既是潘阆倒骑归，为甚么擷杀黄番绰？”师云：“非汝境界。”进云：“争奈即今何？”师云：“且莫辜负老僧。”进云：“恩大难酬。”便礼拜。

师乃云：“杨岐一头驴，只有三只脚。潘阆倒骑归，擷杀黄番绰。妙喜三十年前底脚注，今日被这僧对人天众前华擘一上，不同小小，直得杨岐和尚拍手呵呵大笑，山河大地、万象森罗一时起舞。当恁么时，且道是甚么人证明？所以道：处处真，处处真，尘尘尽是本来人。真实说时声不现，正体堂堂没却身。作么生是堂堂正体？‘未离兜率，已降王宫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毕’，岂不是堂堂正体？若作堂堂正体会，则辜负释迦老子；若不作堂堂正体会，则辜负自己。自己既辜负，将甚么与释迦老子相见？若向这里拨得一线路，方知释迦老子在兜率天，乘日轮香象，降摩耶夫人胎，只是示现个生底时节。以至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云：

‘天上天下，唯吾独尊。’也只是与一切人作个示现生相底样子。若向这里见得，不独为释迦老子出气，亦乃与生身父母出气；不独为生身父母出气，亦乃与一切有情出气。正当恁么时，且道承谁恩力？”

良久，云：“挥剑斫开人我易，推山塞断是非难。”

27

上堂，举：“俱胝和尚，凡有所问，唯竖起一指，又自卖弄云：‘我在天龙处得一指头禅，一生受用不尽。’后来琅琊有颂云：‘俱胝一指报君知，朝生鸚子搏天飞。若无举鼎拔山力，千里乌骓不易骑。’”

师云：“俱胝和尚若不得琅琊为伊出气，几乎埋没了这一指头禅。妙喜既恁么举，不免随后也有个脚注。俱胝一指头，吃饭饱方休。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。”

28

上堂：“久雨不晴，才晴又雨，天道变化，万物得所。咿！久雨不晴。”

良久，复召大众云：“云门老汉不在里许。参！”

29

中秋上堂，举：“仰山与长沙翫月次，山以手指月云：‘人人尽有这个，只是用不得。’沙云：‘恰是请汝用。’山云：‘作么生用？’沙近前一蹯蹯倒仰山，山起来云：‘直下似个大虫！’”

师云：“皎洁一轮，寒光万里。灵利者，叶落知秋；𦓐𦓐𦓐（音 tà rǒng，不肖）者，忠言逆耳。休不休，已不已，小释迦有陷虎之机，老大虫却无牙齿。当时一蹯岂造次？蓦然倒地非偶尔。众中还有缁素得二老出者么？”良久，云：“设有，也是掉棒打月。”

30

上堂：“赵州东院西，密室烂如泥。窞八布衫穿，赤土画簸箕。”喝一喝，云：“是甚么？檐头雨滴滴，鸡向五更啼。”

31

上堂，举：“盘山和尚道：‘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；如石含玉，不知玉之无瑕。若能如是，是真出家。’”

师云：“育王即不然，若能如是，捏目生华。”

32

天童觉和尚遗书至，受书，云：“古人道：‘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，把断要津，不通凡圣。’”

举起书云：“这个是天童和尚末后把断要津，全提底消息。还委悉么？如未委悉，却请维那分明说破。”

宣了，遂升座云：“法幢摧，法梁折，法河干，法眼灭。虽然如是，正是天童真实说。且道说底事作么生？知音知后更谁知？”

岁旦上堂：“昨朝残腊尽，今日贺新年，虎逐牛方急，东君令已行。且作么生是已行底令？瑞雪已铺银世界，大家携手普贤门。”

34

为佛智裕和尚迁塔，以手指穴云：“妙喜与师兄俱是圆悟子，妙喜移住径山，师兄迁来在此。虽与师兄同条生，不与师兄同条死。八两与半斤，青红对碧紫。正当恁么时，且归根得旨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

良久，云：“师兄解唱泥牛吼，师弟宁忘木马嘶？豁开顶上活人眼，鄮山山下是真归。”

大慧普觉禅师再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第六（塔铭附）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上进

1

师绍兴二十八年正月十日，于明州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受请，望阙谢恩讫，拈勅黄示众云：“达磨不来东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人人常光现前，个个壁立万仞。且道这个从甚么处得来？若知来处，受用无穷；其或未然，却请维那分明宣过，也要大家知有。”

宣了，拈香祝圣罢，乃就座云：“善法堂前瑞气新，天书来自九重城，唯凭一句无私语，上祝吾皇亿万春。”

2

二月二十八日，于临安府景德灵隐禅寺开堂，拈疏示众云：“此是释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六十余会说不尽底，尽在里许。安抚敷文，两手分付径山，山僧分明把呈，其中妙义如何敷演？若敷演得，皇恩佛恩一时报足；其或未然，却请表白，对众拈出。”

宣疏了，指法座云：“毘卢顶^{字顶}，人人有志上头行，问着路头，十个有五双不知去处。诸人要识路头么？”良久，云：“看！”

遂升座拈香，祝圣罢，又拈香云：“此一瓣香，在兜率天则曰仙陀婆，在善变化天则曰夺意，在阿那婆达多池边则曰莲华藏。且道在径山手中唤作甚么？”良久，云：“非但圆悟老人看即有分，便是三世诸佛出来，也不敢正眼觑着。”便烧，乃就座。

灵隐和尚白槌云：“法筵龙象众，当观第一义。”

师云：“若论第一义，五目莫睹，二听难闻。要得谛当分明，当须直截自观。作是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邪正未分，有疑请问。”

僧问：“调御出世，三转法轮于大千；达磨西来，九年面壁于少室。和尚今日为国开堂，未审超佛越祖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师云：“空里忙忙画卐字。”进云：“直得四众瞻仰，万姓歌谣去也。”师云：“却被上座道着。”进云：“直饶道着，也只得一半，未审向上，和尚还更道得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八角磨盘空里走。”进云：“记得肃宗帝问忠国师：‘如何是十身调御？’国师云：‘檀越蹋毘卢顶上行。’未审意旨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今古历然。”进云：“顶门具眼争谩得，耀古腾今作者知。”师云：“收。”

问：“灵山一会与今日，是同是别？”师云：“如是我闻。”进云：“恁么则灵山亲见举，今日又重闻。”师云：“闻底事作么生？”进云：“两头俱坐断，八面起清风。”师云：“吃嚙舌头三千里。”僧礼拜。

复有僧出，师云：“问话且止，纵饶问处如百川竞注，答处似巨海吞流，直得维摩结舌，鹞子无言，于本分事上了无交涉。且道本分事上合作么生提持？”

乃举拂子云：“还见么？”又击禅床云：“还闻么？闻见分明是个甚么？当今圣主于此得之，以妙明心印印十方华藏世界海，只在一尘中，于一尘中垂衣治化，演出无量无边广大如虚空不可思议殊胜功德，利益法界一切有情。所谓圣寿广大如虚空不可思议，圣量广大如虚空不可思议，圣德广大如虚空不可思议，圣学广大如虚空不可思议，乃至圣智、圣慧、圣慈、圣聪，皆悉广大如虚空不可思议。只这不可思议底亦不可思议，都卢只在一尘中，皆圣心之常分，非假于他术。满朝文武诸贵官，得之以妙明心印，向各各当人脚跟下一印印定，更无秋毫以为透漏。所谓王事民事一一明了，一一无差，然后卷舒自在，纵夺临时，皆吾心之常分，非假于他术。今日一会，若僧若俗，若男若女，若贵若贱，得之，各以妙明心印印之，则随其根性，悉得受用，一一明了，一一无差，皆吾心之常分，非假于他术。且道径山长老得之又作么生？还相委悉么？唯凭一滴曹溪水，徧界为霖报我皇。即将上来举扬般若所有一毫之善，祝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疆，恭愿尧仁广被，齐日月之盛明；汤德弥新，并乾坤之久固。皇太后、中宫皇后、大内天眷，伏愿同明般若正因，悉获金刚种智。”

复举：“波斯匿王问佛：‘胜义谛中还有世俗谛否？若言其有，智不应一；若言其无，智不应二。一二之义，其义云何？’佛言：‘大王！汝于过去龙光佛所曾问此义，我今无说，汝亦无闻，无说无闻，是名一义？二义？’”

师召大众云：“明明向道，尚自不会，岂况盖覆将来？今日或有人问径山：‘胜义谛中还有世俗谛否？若言其有，智不应一；若言其无，智不应二。一二之义，其义云何？’只向他道：‘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是名一义，亦名二义。’正当恁么时，还有向上事也无？”良久，云：“任大也须从地起，更高争奈有天何！久立众慈，伏惟珍重！”

灵隐和尚再白槌云：“谛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”下座。

3

入院，上堂：“古人道：‘去去实不去，途中好善为；来来实不来，路上莫亏危。’敢问大众：既不去，善为个甚么？既不来，有甚么亏危？妙喜离径山十八年，今日归来，亦不见有善为，亦不见有亏危，三门依旧向南开。为甚么如此？”良久，云：“而今四海清如镜，行人莫与路为雠（同“仇”）。 ”

4

上堂：“今朝三月十五，已得如膏之雨，农夫鼓腹歌谣，万象森罗起舞。敢问大众：农夫鼓腹，理合如是，万象森罗，因甚么起舞？还委悉么？不见道：一家有好事，引得百家忙。”

5

上堂：“佛子住此地，则是佛受用，常在于其中，经行及坐卧。”以拂子击禅床云：“一切智通无障碍，释迦老子来也，说道昨日有人从庐山来，却得江西信，钵盂口向天，灯笼挂露柱。四方八面一时来，直是无你回避处。既无回避处，且

作么生商量？还委悉么？回而更相涉，不尔依位住。”

6

浴佛上堂：“九十七种大人相，庄严微妙净法身，示现诞生出母胎，为众生故作佛事。且作么生是作底佛事？”良久，云：“下座与首座、大众同入如来香水海，助这老子转大法轮。”

7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赵州：‘学人乍入丛林，乞师指示。’州云：‘你吃粥了也未？’僧云：‘吃粥了。’州云：‘洗钵盂去。’其僧于言下有省。”

师云：“诸方拈掇甚多，下注脚亦不少，未曾有一人分明说破。妙喜今日为诸人分明说破。吃粥了，便洗钵盂，且道还曾指示无？黑豆从来好合酱，比丘尼定是师姑。”

8

上堂，举：“赵州一日与文远侍者论义，斗劣不斗胜，胜者输餠饼。远云：‘请和尚立义。’州云：‘我是一头驴。’远云：‘某是驴胃。’州云：‘我是驴粪。’远云：‘某是粪中虫。’州云：‘汝在彼中作甚么？’远云：‘某在彼中过夏。’州云：‘把将餠饼来。’”

师云：“文远在驴粪中过夏，面赤不如语直。赵州贪他小利，赢得个餠饼，检点将来，也是普州人送贼。且道毕竟如何？”良久，云：“鹅王择乳，素非鸭类。”

9

上堂：“正说知见时，知见即是心，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如今。如今即且置，古佛与露柱相交，占波共新罗斗额，万里圆光顶后相，云门北斗里藏身，睦州担板，赵州吃茶，又作么生商量？”遂喝一喝，云：“若不喝住，几乎乱却六十甲子。”下座。

10

上堂，举：“洞山和尚夏末示众云：‘初秋夏末，兄弟东去西去，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。’前后下语者皆不契。有僧传此语到石霜，霜云：‘何不道出门便是草？’洞山闻得，深肯之，谓浏阳有古佛出世。”

师云：“万里无寸草，但请恁么去。出门便是草，各自有公据。有公据，何拘束？清风月下守株人，凉兔渐遥春草绿。”

11

中秋上堂：“人有心看月，月无心照人。有无成一片，方始得惺惺。”蓦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这个不可不惺惺。”掷下云：“若知扑落非他物，始信纵横不是尘。”

12

上堂：“才方八月中秋，又是九月十五。”拈起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唯有这个不迁。”掷下云：“一众耳闻目睹。”

13

上堂：“一二三四五，五四三二一，返覆数千回，总不出今日。且道今日事作么生？”良久，云：“霜风刮地来，法身赤骨**骨*历**。”

14

上堂，举：“盘山道：‘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’慈明道：‘向上一路，千圣不然。’”

师云：“不传不然，海口难宣。须弥顶上，驾起铁船。”

15

上堂，举：“僧问雪峰：‘古涧寒泉时如何？’峰云：‘瞪目不见底。’‘饮者如何？’峰云：‘不从口入。’赵州闻举，呵呵大笑云：‘不可从鼻孔入。’僧却问：‘古涧寒泉时如何？’州云：‘苦。’‘饮者如何？’州云：‘死。’雪峰得闻，乃云：‘赵州古佛。’遂遥作礼云：‘从此不答话。’”

师云：“雪峰不答话，疑杀多少人！赵州道苦，面赤不如语直。若是妙喜即不然，‘古涧寒泉时如何？’‘到江扶櫓棹，出岳济民田。’‘饮者如何？’‘清凉肺腑。’此语有两负门，若人辩得，许你具参学眼。”

16

退院再归，上堂：“去是住时因，住是去时果，去住与果因，无可无不可。”喝一喝，云：“这里是甚么所在，说去说住，说因说果，说可说不可！虽然如是，这里却有个好处。且道好在甚么处？”良久，云：“再理旧词连韵唱，村歌社舞又重新。”

17

圣节上堂：“心同虚空界，示等虚空法。证得虚空时，无是无非法。既无是法，又无非法，谓之无上佛果菩提，亦谓之真如佛性，亦谓之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道：般若波罗蜜多能出生一切诸佛法，能成就一切菩萨解脱法，能成就国王无上法，能成就众生所作法。譬如摩尼宝珠，体具众德，能镇毒龙诸恶鬼神，能遂人心，所求如意。且作么生是如意底事？下座与大众同诣大佛殿启建天申圣节。谨白。”

18

上堂，举：“法眼问修山主：‘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，你作么生会？’修云：‘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。’眼云：‘恁么会又争得！’修云：‘某甲只恁么，未审和尚作么生？’眼云：‘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。’修礼拜。”

师云：“法眼与修山主丝来线去，绵绵密密，扶竖地藏门风，可谓满目光生。若是德山、临济门下，更买草鞋行脚始得。为甚如此？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。甚处得这个消息来？”

19

上堂：“今朝又是五月五，大鬼拍手小鬼舞，蓦然撞着桃符神，两手椎胸叫冤苦。艾人云，休叫苦。”遂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只有一处堪回互，回互不回互，

回而更相涉。” 擲下云：“不尔依位住。参！”

20

上堂：“今朝又是六月半，记得一则旧公案。” 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拄杖子吞却法身，露柱在傍偷眼看。看不看？拈起秦时^{车*度}铎钻。虽然如是，这一则旧公案，妙喜与他重剖判。” 擲下云：“万别与千差，吾道一以贯。”

21

解夏上堂：“一百二十日禁足，三十五日在外走。熨斗煎茶铫不同，泥牛解作师子吼。今朝法岁已周圆，拈得鼻孔失却口。以大圆觉为伽蓝，七七依前四十九。”

22

上堂：“秋江清浅时，白露和烟岛。良哉观世音，全身入荒草。在荒草，不须讨。为甚么如此？不识大哥妻，元来是嫂嫂。”

23

上堂：“门外春将半，山房总不知，可怜拄杖子，暗里自抽枝。” 遂拈起拄杖云：“这个是拄杖子，那个是抽底枝？” 擲下云：“直下来也，休眼鼓^{目*垂}（同“眇”，音 chī）。”

24

上堂，举：“乾峰示众云：‘举一不得举二，放过一着，落在第二。’ 云门出众云：‘昨日有人从天台来，却往径山去。’ 乾峰遂唤维那云：‘来日不得普请。’” 师云：“乾峰洗面摸着鼻，云门吃饭咬着沙，二人蓦地相逢着，元来却是旧讎（同“仇”）家。虽然如是，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。”

25

上堂：“扑落非他物，纵横不是尘，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” 蓦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这个是拄杖子，那个是法王身？” 又举起云：“这个是法王身，那个是拄杖子？” 遂擲下云：“既已扑落，又非他物，却是个甚么？已是头上安头。” 喝一喝，云：“更是个甚么？”

26

上堂：“今朝十月旦，为君重衍算，两个五百文，元来是一贯。顶门具眼人，记取这公案。”

27

今上皇帝在建邸，遣内知客入山供养罗汉祝圣，请升座。

僧问：“当来下生弥勒佛，一毛头上现乾坤；现在无量寿世尊，大光普照河沙界；天台五百阿罗汉，随缘赴感靡不周。双径峰头老作家，超诸方便如何说？” 师云：“现在未来佛，皆同一名号。” 进云：“恁么则人间天上无不归依。” 师云：“师子窟中师子，栴檀林里栴檀。” 进云：“可谓是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” 师云：“刹竿头上仰莲心。” 进云：“正当恁么时，未审是谁家风月？” 师云：“是

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”进云：“和尚分上又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天人群生类，皆承此恩力。”进云：“如是则一身有赖乾坤阔，万事无忧日月高。”师云：“龙得水时添意气，虎逢山色长威狞。”进云：“道端到这里，只得兵随印转，将逐符行去也。”师云：“灵利衲僧，一拨便转。”进云：“人归大国方知贵，水到潇湘一样清。”师云：“点。”进云：“只如教中道：‘天人得道此为证，三宝于是现世间，以斯妙法济群生，一受不退常寂然。’如何是妙法？”师云：“生铁铸成，浑钢打就。”进云：“只凭此个真消息，玉叶金枝万万春。”师云：“天上有星皆拱北，人间无水不朝东。”僧礼拜云：“谁不恁么道？”

师乃云：“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时节若至，其理自彰。敢问大众：作么生是自彰底理？”举起拂子云：“还见么？”又击禅床云：“还闻么？闻见分明，是个甚么？若向这里提得去，皇恩佛恩一时报足；其或未然，径山打葛藤去也。”

复举起拂子云：“看看！无量寿世尊在径山拂子头上放大光明，照不可说不可说又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，于诸世界中转大法轮，作无量无边广大佛事。其中若凡若圣，若正若邪，若草若木，有情无情，遇斯光者，皆获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诸佛于此得之，具一切种智；诸大菩萨于此得之，成就诸波罗蜜；辟支独觉于此得之，出无佛世，现神通光明，诸声闻众泊夜来迎请。五百阿罗汉于此得之，得八解脱，具六神通。天人于此得之，增长十善。修罗于此得之，除其懦弱。地狱于此得之，顿超十地。饿鬼傍生及四生九类一切有情于此得之，随其根性，各得受用。无量寿世尊放大光明，作诸佛事已竟，然后以四大海水灌弥勒世尊顶，与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当于补处作大佛事。无量寿世尊有如是神通，有如是自在，有如是威神，到这里，还有知恩报恩者么？若有，出来与径山相见，为汝证明；如无，听取一颂：‘十方法界至人口，法界所有即其舌，只凭此口与舌头，祝吾君寿无间歇。亿万斯年注福源，如海滉漾永不竭。师子窟内产狻猊，鸞鷟定出丹山穴。为瑞为祥徧九垓，草木昆虫尽欢悦。稽首不可思议事，喻若众星拱明月。故今宣畅妙伽陀，第一义中真实说。’”

28

俞御干请上堂：“一别二十年，蓦地又相见，如百炼精金，始终色不变。请我转法轮，增长菩提愿，直下绝狐疑，便悟本来面。”

29

上堂，举：“圆通秀和尚示众云：‘少林九年冷坐，刚被神光觑破。如今玉石难分，只得麻缠纸裹。这一个，那一个，更一个，若是明眼人，何须重说破？’”

师云：“径山今日不免狗尾续貂，也有些子。老胡九年话堕，可惜当时放过，致令默照之徒，鬼窟长年打坐。这一个，那一个，更一个，虽然苦口叮咛，却似树头风过。”

30

结夏上堂：“一年一度解，一年一度结，只是这个事，何须更多说？不多说，踢着秤锤硬似铁。”

1

结夏示众：“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。孟八郎汉，便恁么去。机不到，语不副，眼里着得百千万亿须弥山，耳里着得无量无边香水海；机副语，语投机，眼里着沙不得，耳里着水不得。有般汉闻恁么道，便道：‘见月休观指，归家罢问程。’不知垂万里钩，驻千里乌骊；布漫天网，打冲浪鲲鲸。若是虾蟆、蚯蚓、跛鳖、盲龟，徒劳上钩，徒劳入网。须是恁么人，方知恁么事。

“所以道：杀人自有杀人刀，活人自有活人剑。有杀人刀，无活人剑，一切死人活不得；有活人剑，无杀人刀，一切活人死不得。死得活人，活得死人，便能刮龟毛于铁牛背上，截兔角于石女腰边。不作奇特商量，不作玄妙解会，何须九旬禁足，三月护生，谨守蜡人，无绳自缚？须知尽十方、徧法界，无有如针锋许不是各各当人安居之处。便恁么去，更有事在。敢问诸人：只如不死不活底人出来，且作么生杀？作么生活？若杀不得，活不得，佛法无灵验。直饶杀得活得，也未是作家，于衲僧分上了无交涉。且道衲僧有甚么长处？”

良久，云：“虽有一双穷相手，未曾低揖等闲人。”喝一喝。

2

示众：“恁么恁么，针割不入；不恁么不恁么，匙挑不上；恁么中不恁么，鬼面神头；不恁么中却恁么，披毛戴角。阿呵呵！且道笑个甚么？我笑昔日云门大师有时云：‘闻声悟道，见色明心。观世音菩萨将钱买餠饼，放下手云：元来只是馒头。’”乃喝一喝，云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

3

示众，举：“云门一日拈拄杖云：‘凡夫实谓之有，二乘析谓之无，缘觉谓之幻有，菩萨当体即空。衲僧见拄杖但唤作拄杖，行但行，坐但坐，总不得动着。’”

师云：“我不似云门老人将虚空剝窟窿。”蓦拈拄杖云：“拄杖子不属有，不属无，不属幻，不属空。”卓一下，云：“凡夫、二乘、缘觉、菩萨尽向这里，各随根性，悉得受用。唯于衲僧分上为害为冤，要行不得行，要坐不得坐。进一步，则被拄杖子迷却路头；退一步，则被拄杖子穿却鼻孔。只今莫有不甘底么？试出来与拄杖子相见。如无，来年更有新条在，恼乱春风卒未休。”

4

示众：“过去诸如来，斯门已成就。”拈拄杖，左边卓一下，云：“且拈向左边。现在诸菩萨，今各入圆明。”右边卓一下，云：“且拈向右边。未来修学人，当依如是法。”中间卓一下，云：“且拈向中间。二边浑莫立，中道不须安，一切智智清静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昨日有人从淮南来，不得江西信，报道：‘下江盗贼已平。’云门山头种田博饭吃，问着禅道佛法，口似磑盘。”乃喝一喝，云：“适来许多葛藤向甚么处去也？”又卓一下，云：“有利无利，不离行市。”

5

示众：“自从胡乱后，三十年不少盐酱。顶门具眼衲僧，到此如何趣向？然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云门今日和泥合水，向灸疮瘢上更着艾炷，要与马师相见。”遂以拂子面前画一画，云：“还见么？拆东篱，补西壁，眼见则亲手揽不及，释

迦、弥勒换手椎胸，文殊、普贤连声叫屈。”喝一喝，云：“马面夜叉才稽首，牛头狱卒便擎拳。”

6

示众：“永嘉道：‘非不非，是不是，差之毫厘失千里。是则龙女顿成佛，非则善星生陷坠。’永嘉亲见六祖来，要且只在是非里。云门即不然，非不非，是不是，仰面看天，低头觑地。惺惺时直是惺惺，瞌睡时一向瞌睡，也无佛法可商量，亦无尘劳可回避。有时睡里惊觉来，元是猫儿捉老鼠。”

7

示众：“古人道：‘他人住处我不住，他人行处我不行，不是与人难共聚，大都缁素要分明。’”

喝一喝，云：“犹有这个在。云门即不然，他人住处我亦住，他人行处我亦行，瞥喜瞥瞋无理会，新罗夜半日头明。且道与古人相去多少？试定当看。”

8

示众：“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南泉老人和身放倒，至今数百年来，其间无数善知识出世，未曾有一人为他扶起。云门今日拟将灯心拄须弥山，试为扶起看。”遂拈拄杖云：“南泉放倒，云门扶起，放倒扶起，有宾有主。明眼衲僧商量，切忌别作道理。既许商量，为甚么不许作道理？”良久，云：“相骂饶汝接嘴，相唾饶汝泼水。”卓一下。

9

示众：“诸法本来绝待，触目且无拘碍。只因断臂觅心，便有人求忏罪。无文印子既成，付法传衣厮赖。致令卢老黄梅，坠石腰间舂碓。将谓有法与人，问着却言不会。引得后代儿孙，尽作韩獹逐块。虽欲扶竖宗乘，奈何东倒西僵（音 lèi，同“累”）。子细检点将来，直是令人叵耐。若也尽令而行，一击须教粉碎。有时静坐思量，就中也有可爱。且道有甚么可爱？深沙共修罗结亲，金刚与土地揩背。”喝一喝。

10

示众，拈拄杖，卓一下，云：“细不通风，大通车马，突出当阳，孰辨真假？虚空有橛柄，无手人能把。跛驴蹋倒摘茶轮，草庵卸下琉璃瓦。”又卓一下。

11

解夏示众：“洞山万里一条铁，浏阳一击百杂碎。云门关字常现前，翠岩眉毛在不在？”乃举拂子云：“云门大师来也，还见么？”击禅床云：“一彩两赛。”

12

示众：“法法本来法，无法无非法。何于一法中，有法有不法？”拈起拄杖云：“这个是拄杖子，那个是本来法？”

又云：“这个是本来法，那个是拄杖子？只今莫有断得出底么？若断得出，非唯自有出身之路，亦乃不受人谩；若断不出，云门饶舌去也。开口即失，闭口即丧。如是！如是！”遂卓一下，云：“一椎两当。”

复举起云：“看看！寒山拾得扫地，倒转苕帚柄，把露柱一撼（音 mí，击，

打)，勃（“趺”之误，同“蹦”）跳上兜率陀天，触破非非想天人鼻孔，毘卢遮那如来忍痛不禁，走入云门拄杖子里藏身，云门一众呵呵大笑云：‘料掉没交涉。’正当恁么时，露柱与灯笼画眉，又增得多少光彩？”良久，云：“有意气时添意气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”

13

示众：“豁开正眼，千圣罔测其由；一句全提，万别千差路绝。识不可识，智莫能知，非圣非凡，非心非法，全体恁么来，全体如是住。不见毘耶示疾，文殊问言：‘居士所疾，为何等相？’维摩诘曰：‘我病无形，不可见。’又问：‘此病身合耶？心合耶？’曰：‘非身合，身相离故；亦非心合，心如幻故。’”

师云：“身相既离，心亦如幻，谁是示疾者？谁是问疾者？还证明得么？若证明得，则诸人身病心病俱销，佛病法病齐遣，便能回三毒为三聚净戒，回六识为六神通，回烦恼为菩提，回无明为大智，便恁么去，犹是止啼之说，未为究竟。且究竟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良久，云：“幻人心识本来无，罪福皆空无所住。”喝一喝。

14

示众：“或是或非人不识，逆行顺行天莫测。隔山人唱鹧鸪词，错认胡笳十八拍。”遂举拂子云：“这个只是牝牛尾拂子，不得作是非逆顺商量。作么生识？作么生测？”良久，云：“无人过价，打与三百。”击禅床一下。

15

示众：“入水不避蛟龙，渔父之勇也；陆行不避虎兕，猎夫之勇也；白刃临前，视死若生者，将军之勇也。作么生是衲僧之勇？”良久，云：“大胆驾头冲突过，小胆哀鸣告所由。”喝一喝。

16

示众：“有一人一生为善，有一人一生造恶。为善者，一旦犯不与取戒；造恶者，一念了悟自心。善人犯不与取戒，即名为贼；恶人了悟自心，即名为佛。二人同到云门，着那一人是？着善人而却恶人，则是着贼而却佛；着恶人而却善人，则是怕恶而欺善；若二人俱着，则佛贼不分；若二人俱不着，则善恶不明。若决定指佛是恶人，则招谤佛之愆，入地狱如箭射；若指贼是善人，未有善人而做贼者，当人未具智眼在。到这里，还有断得者么？若断不得，云门为诸人断却。贼是善人为，佛是恶人做，佛贼善恶人，不出这两个。还会么？”蓦拈拄杖面前画一画，云：“建昌纸贵，一状领过。”

17

示众：“荆棘林中善卷舒，更于骊颌探神珠。南山鳖鼻活拈得，乘兴犹来捋虎须。如斯标致，未是作家。若到云门，不劳拈出，直须入林不动草，入水不动波，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方有少分相应。正当恁么时，不伤物义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良久，云：“但将饭向无心盂，自有人提折脚铛。”

18

示众，拈拄杖云：“休夸棒下无生忍，拨置当阳掣电机。未屙已前蓦提得，”

遂卓一下，云：“一击自然亡所知。”喝一喝。

19

示众：“才涉唇吻，便落言诠。不落言诠，即沈寂默。沈寂默则成诳，滞言诠则成谤。不语不谤，不默不诳，须知向上别有一路子。明眼底知有，只是难近傍。”遂拈拄杖云：“拄杖子却近傍得，只是不知有。敢问大众：近傍得底不知有，知有底近傍不得。正恁么时，那个在前？那个在后？只今众中莫有不受人谩底么？试出来定当看。”良久，云：“若不蓝田射石虎，几乎误杀李将军。”卓一下。

20

示众：“多时不说禅，口边生白醭。大众苦相煎，便登曲录木。匪论五家宗，不引传灯录。才开两片皮，业因招薄福。释迦干屎橛，达磨老臭秃。一人曲说直，一人直说曲。彼此大丈夫，肯受尔沸[尸豕]（音 dū）。骂佛谤祖师，定入拔舌狱。佛祖生冤家，魔王真眷属。心地黑漫漫，口里水漉漉。似恁出家儿，定灭瞿昙族。腊月三十朝，大笑却成哭。”召大众云：“还识云门村叟么？曾闻一饱忘百饥，今日山僧身便是。”喝一喝。

21

示众，举：“僧问香严：‘如何是道？’严云：‘枯木里龙吟。’僧云：‘如何是道中人？’严云：‘髑髅里眼睛。’僧又问石霜：‘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’霜云：‘犹带喜在。’‘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’霜云：‘犹带识在。’又问曹山：‘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’山云：‘血脉不断。’‘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’山云：‘干不尽。’遂有颂云：‘枯木龙吟真见道，髑髅无识眼初明。喜识尽时消息尽，当人那辨浊中清？’圆悟老人云：‘一人透语渗漏，一人透情渗漏，一人透见渗漏。’”

师云：“诸人还拣得出么？若拣不出，不惜眉毛为诸人说破。香严透语渗漏，被语言缚杀；石霜透情渗漏，被情识使杀；曹山透见渗漏，被见闻觉知惑杀。分明说了，具眼者辩取。”

22

示众，举：“提婆达多在地狱中，世尊令阿难传问云：‘汝在地狱中可忍受否？’云：‘我虽在地狱中，如三禅天乐。’世尊又令阿难传问：‘你还求出否？’云：‘待世尊入地狱，我即出。’阿难云：‘世尊是三界大师，岂有入地狱分？’云：‘世尊既无入地狱分，我岂有出地狱分？’”

师云：“既无出分，又无入分，唤甚么作释迦老子？唤甚么作提婆达多？唤甚么作地狱？还委悉么？自携钵去沽村酒，却着衫来作主人。”

23

示众，举：“招庆问罗山：‘有人问岩头：尘中如何辩主？’头云：‘铜沙锣里满盛油。意作么生？’山召：‘大师！’庆应诺。山云：‘猕猴入道场。’山却问明招：‘或有人问，你作么生？’招云：‘箭穿红日影。’”

师云：“还会么？猕猴入道场，箭穿红日影。两个老古锥，担雪共填井。”喝一喝。

24

示众，举：“招庆普请担泥次，中路按拄杖问僧云：‘上窟泥？下窟泥？’僧云：‘上窟泥。’庆打一棒。又问一僧：‘上窟泥？下窟泥？’僧云：‘下窟泥。’庆亦打一棒。又问明招，招放下泥担，叉手云：‘请师鉴。’招庆便休。”

师云：“招庆虽然休去，争奈明招不甘。云门当时若见他放下泥担云‘请师鉴’，劈脊也与一棒，看他如何折合？”

25

示众，举：“睦州问僧：‘近离甚处？’僧云：‘河北。’州云：‘河北有个赵州和尚，上座曾到彼么？’僧云：‘某甲近离彼中。’州云：‘赵州有何言句示徒？’僧遂举吃茶话，睦州乃云：‘惭愧！’却问僧：‘赵州意作么生？’僧云：‘只是一期方便。’睦州云：‘苦哉！赵州被你将一杓屎泼了也。’便打。后来雪窦云：‘这僧克由叵耐，将一杓屎泼他二员古佛。’”

师云：“雪窦只知一杓屎泼他赵、睦二州，殊不知这僧末上被赵州将一杓屎泼了，却到睦州又遭一杓，只是不知气息。若知气息，甚么处有二员古佛？”

26

示众，举：“僧问云门：‘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？’门云：‘餠饼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云门直是好一枚餠饼，要且无超佛越祖底道理。”

27

示众，举：“洞山云：‘须知有佛向上事。’僧问：‘如何是佛向上事？’山云：‘非佛。’云门云：‘名不得，状不得，所以言非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二尊宿怎么提持佛向上事，且缓缓。这里即不然。如何是佛向上事？拽拄杖劈脊便打，免教伊在佛向上探根。”

28

示众，举：“石门聪和尚云：‘十五日已前诸佛生，十五日已后诸佛灭。十五日已前诸佛生，你不得离我这里，若离我这里，我有钩钩你；十五日已后诸佛灭，你不得住我这里，若住我这里，我有锥锥你。且道正当十五日，用钩即是？用锥即是？遂有颂云：正当十五日，钩锥一时息。更拟问如何，回头日又出。’”

师云：“恢张三玄三要，扶竖临济正宗，须是怎么人始得。虽然如是，云门即不然，十五日已前，诸佛本不曾生；十五日已后，诸佛本不曾灭。十五日已前，你若离我这里，我也不用钩钩你，一任横担拄杖，紧峭草鞋；十五日已后，你若住我这里，我也不用锥锥你，一任拗折拄杖，高挂钵囊。且道正当十五日合作么生？”乃云：“十五日前后，钩锥徒尔为；今朝是十五，正好用钩锥。且作么生用？路逢死蛇莫打杀，无底篮子盛将归。”

29

示众，举：“白云祥和和尚问僧：‘不坏假名而谈实相，作么生？’僧云：‘这个是椅子。’白云以手拨云：‘将鞋袋来！’僧无对。白云云：‘这虚头汉！’云门闻，云：‘须是祥兄始得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云门扶强不扶弱，争奈怜儿不觉丑。这僧当时若是个汉，待他道：‘将鞋袋来！’，便与掀倒禅床，直饶白云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也分疏不下。”

示众，举：“石头问长髭：‘甚处来？’髭云：‘岭南来。’头云：‘大庾岭头一铺功德，成就也未？’髭云：‘成就久矣，只欠点眼在。’头云：‘莫要点眼么？’髭云：‘便请。’头垂下一足，髭便礼拜。头云：‘子见个甚么便礼拜？’髭云：‘如红炉上一点雪。’”

师云：“众中商量甚多。或云：无眼功德有甚点处？或云：莫要点眼么？待他道‘便请’，好劈脊便打。若恁么，未免秽污这功德。云门即不然，待这老汉垂下一足，但道：‘起动和尚。’”

示众，举：“王大王向雪峰会里请晏监寺住鼓山，雪峰与孚上座送出门，回至法堂上，乃曰：‘一只圣箭直射入九重城里去也。’孚云：‘和尚！是伊未在。’峰曰：‘渠是彻底人。’孚云：‘若不信，待某甲去勘过。’遂往路中把住云：‘师兄向甚何处去？’鼓山云：‘九重城里去。’孚云：‘忽遇三军围闭时如何？’山云：‘他家自有通霄路。’孚云：‘恁么则离宫失殿去也。’山云：‘何处不称尊？’孚便回，谓雪峰曰：‘好一只圣箭折却也。’遂举前话，峰云：‘渠语在。’孚云：‘这老冻脓毕竟有乡情在。’”

师云：“众中商量道：‘甚么处是圣箭折处？’云：‘鼓山不合答他话，是圣箭折处；鼓山不合说道理，是圣箭折处。’恁么批判，非唯不识鼓山，亦乃不识孚老。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贼汉，于鼓山面前纳一场败阙，**懔**（下）**（罗）**而归，却来雪峰处拔本，大似屋里贩扬州。若非雪峰有大人相，这贼向甚处容身？当时可惜放过，却成不了底公案。只今莫有为古人出气底么？试出来，我要问你：甚么处是圣箭折处？”

示众，举：“明招向火次，僧忽问：‘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。未审此四句，那句是宾？那句是主？’明招拨开火云：‘你向这里与我拈出一茎眉毛看。’僧云：‘非但某甲，尽大地人丧身失命。’招云：‘何故自把髻投衙？’”

师云：“这僧有头无尾，明招有尾无头。若人道得头尾圆全句，云门与你拄杖子。”

示众，举：“南泉坐次，一僧问讯，叉手而立，泉云：‘太俗生！’僧合掌。泉云：‘太僧生！’僧无语。”

师云：“合掌太僧生，叉手又俗气，总不恁么时，尊体无顿处。无顿处，有巴鼻，唵苏噜苏噜悉唎悉唎。”喝一喝，云：“是甚么？近来王令稍严，不许换行夺市。”

云众：“三十年来弄马骑，今朝却被驴儿擷，就地拾得丽水金，拈起却是新罗铁。报诸人，别不别？夜来雪压云门，冻得乌龟成鳖。”

除夜示众：“今夜唤明朝作来年，明朝唤今夜作去岁。既称来年，今夜合来；既号去岁，明朝合去。来年今夜不见来，去岁明朝定不去。既不来，又不去，业识茫茫无本据。大圆镜里绝纤尘，个中岂着闲家具！是则是，别又别，烁迦晃破秋天月。庞公不昧本来身，大似飞龙成跛鳖。你诸人，瞥不瞥？灵利汉须看时节。五九尽处又逢春，衲僧脑后三斤铁。”喝一喝。

36

示众：“夜来兔子赶大虫，天明走入无何有。月下珊瑚长数枝，万象森罗齐稽首。”蓦拈拄杖云：“拄杖子，不唧[口雷]，渠依却善分妍丑。李公烂醉绝倒时，元是张公吃村酒。报诸人，急回首，切忌痴狂外边走。”

37

示众，举：“麻谷持锡到章敬，遶禅床三币（匝）锡一下，卓然而立。”

师云：“纯钢打就，生铁铸成。”

“敬云：‘是！是！’”

师云：“锦上铺华三五重。”

“谷又持锡到南泉，遶禅床三币，振锡一下，卓然而立。”

师云：“已纳败阙了也。”

“泉云：‘不是！不是！’”

师云：“枷上更着扭。”

“谷云：‘章敬道是，和尚为甚么道不是？’”

师云：“愁人莫向愁人说。”

“泉云：‘章敬则是，是汝不是。此是风力所转，终成败坏。’”

师云：“试把火照看南泉面皮厚多少？”复召大众云：“云门恁么批判，且道肯他？不肯他？”

38

示众，举：“南岳和尚遣僧问马祖云：‘作么生？’祖云：‘自从胡乱后，三十年不曾少盐酱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云门即不然，夜梦不祥，书门大吉。”

39

示众：“俊鹞不打篱边兔，猛虎终不食伏肉。毛头星现北斗前，把断天关并地轴。”

40

示众，举：“僧问云峰：‘如何是心地法门？’峰云：‘不从人得。’僧云：‘不从人得时如何？’峰云：‘此去衡阳不远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云门即不然。何是心地法门？不从人得。不从人得时如何？看脚下。”

大慧普觉禅师住福州洋屿庵语录卷第八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 上进

1

入庵示众：“恁么恁么，理随事变；不恁么不恁么，事得理融；恁么中不恁么，宽廓非外；不恁么中却恁么，寂寥非内。寂寥非内也，观法界于一尘之中；宽廓非外也，见一尘徧法界之内。无始无终，无前无后，无古无今，一时清静。便恁么去，止宿草庵，且在门外。何故？犹是教乘极则，未是衲僧本分事。直须恁么中不恁么，不恁么中却恁么，直下便捏。到这里，直得三世诸佛、诸代祖师、天下老和尚无摸^{才*索}处，更说甚么内，说甚么外，说甚么理，说甚么事，说甚么法界，说甚么一尘！”

以拂子击禅床一下，云：“若向这里证得去，在内不寂，在外不常，在无不减，在有不增，不住两头，不居中位。乾峰举一不得举二，放过一着，落在第二。睦州盏子落地，榍子成七片，有甚么过？”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“任大也须从地起，更高争奈有天何！”

复举：“僧问岩头：‘三界竞起时如何？’头云：‘坐却着。’僧云：‘未审师意如何？’头云：‘移取庐山来，即向汝道。’”

师云：“岩头古佛向万仞崖头垂手，镬汤炉炭里横身，盖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谈。今日若有人问云门：‘三界竞起时如何？’只向他道：‘快便难逢。’‘未审师意如何？’‘移取云门山来，即向汝道。’”

2

𢀛（同“创”）庵林司法为考大祥，请示众：“福城东有大长者，居福城东海屿上，于不思议尘劫中，承事供养无数佛。善哉长者世希有！如优昙华时一现，发启广大真实心，𢀛无佛处阿兰若。若昔智人建梵刹，折草插地即成就。此心坚固等须弥，或赞或毁不摇动。魔王军众数甚多，睹兹殊胜自摧伏。长者视身如浮云，变灭须臾不长久。当生佛国时节来，撒手便行不回顾。有子遵义起其家，志愿身心俱及第。仁者则寿语不诬，当知今亦未尝死。我来居是阿兰若，不见长者生遗恨。故说此偈聊发扬，同住如来寂灭海。”

3

示众：“以字不成八字非，烁迦罗眼不能窥。一毛头上重拈出，忿怒那咤失却威。”

4

示众：“一句中具三玄门，一玄门有三要路。临济小厮儿，只具一只眼。四方八面来，只打中间底。卒（同“骤”）风暴雨时，向古庙里𢀛（同“躲”）得过。兴化老冻脓，全未梦见在。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，是时人窠窟，赵州古佛直得五年分疏不下。灼然鹅王择乳，素非鸭类。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急走过，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。揭却脑盖，换却眼睛，汝等诸人不用钻龟打瓦。百丈被马祖一喝，直得三日耳聋。作么生图度？切忌停囚长智。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。含元殿里休问长安，莫认驴鞍桥作阿爷下颌。既然如是，向这里说高高峰顶立，深深海底行，得么？香象渡河，截流而过，得么？如金翅擘海，直取龙吞，得么？既不许恁么，如今不免且作死马医。”

蓦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太阳溢目，万里不挂片云。超佛越祖之谈，已为扫来填沟塞壑了也。且道清平木杓、笊篱、井索、钱贯，雪峰辊球，禾山打鼓，毕

竟向衲僧分上成得个甚么边事？还委悉么？莫待是非来入耳，从前知己反为讎（同“仇”）。”复卓一下，喝一喝。

5

善友请示众：“心空及第无阶级，直下忘怀罪性空。一念廓然三际断，千差万别尽圆通。”

6

示众：“针锋头上透天关，着意忘怀两不堪。直下早踰千万劫，即今成佛未同参。所以雪峰道：‘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，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，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。’若是灵利汉，聊闻举着，剔起便行，更不周由者也。还委悉么？出头天外看，谁是我般人？”

7

陈氏为考妣忏塔请示众：“普贤身相无有二，八万四千毛孔刹，一一毛孔一如来，一一如来一塔庙。舍利坚固金刚身，虚空可坏此不朽。女子陈氏报劬劳，一一塔庙一瞻礼，满足八万四千拜，尽诸毛孔无有遗。所获功德不可量，正与普贤行愿等，用严慈父及慈母，徧及法界诸有情，永离苦海证菩提，悉得心空超彼岸。”

泉州小溪云门庵语录

1

入庵示众，举：“波斯匿王问世尊：‘胜义谛中还有世俗谛否？若言其有，智不应一；若言其无，智不应二。一二之义，其义云何？’世尊答曰：‘汝于过去龙光佛所曾问此义，我今无说，汝亦无闻，无说无闻，是名一义？二义？’”

师云：“大小释迦老子被个俗汉等闲拽转鼻孔，直得分疏不下。今日或有人问云门：‘胜义谛中还有世俗谛否？若言其有，智不应一；若言其无，智不应二。一二之义，其义云何？’且作么生支遣？”良久，云：“插一枝草建梵刹，破妄想尘出经卷，饶益广大诸有情，成就无边希有事。”

蓦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梵刹已建，妄想尘已破，大经卷已出，顿渐、偏圆、权实、半满，一一分明。种种法门，种种方便，种种智慧，种种因果，种种殊胜，种种行愿，种种庄严，只在檀越给事一毛端上，以妙明心印一印印定。还信得及么？若信得及，即今成佛，不假修治。非但檀越给事如是，乃至过现未来微尘诸佛、诸代祖师、古往今来一切知识、天下老和尚舌头，亦以此印印定，无异无同，一一妙明，一一具足。修如是行，成如是事，满如是愿，获如是福，无古无今，无终无始，无成无坏，无悟无迷。如是了达，如是证入，如是究竟，亦只在檀越给事一毛端上，不异善财入弥勒楼阁，尘沙法门一时顿证，无量功德徧处庄严，如帝网交光，互相融通，互相摄入，互为主伴，一周匝（匝），一无偏，普令无数善心不善心众生，睹诸殊胜，皆发无上正等菩提之心，生希有想。

“非但檀越给事如是，云门今日亦如是。非但云门与给事如是，现前僧俗大众一一平等，一无差，一如是。正当恁么时，且道是胜义谛耶？是世俗谛耶？是有耶？是无耶？是一义耶？是二义耶？是说耶？是无说耶？是智耶？是无智耶？是闻耶？是无闻耶？试断看。若断得出，檀越给事建大宝坊，作大佛事，功

不唐捐。若断不出，云门为蛇画足去也。”掷下拄杖，拍禅床云：“透过铁围山，北斗面南看。”

2

浴佛示众：“末后一句子，声前露裸裸，盖天盖地，盖声盖色。黄面老子得个一着子，便道：‘未离兜率，已降王宫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毕。’及至初生，则震动一切世界网，便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作大师子吼道：‘天上天下，惟我独尊。’为一大事因缘故，开佛知见，示佛知见，悟佛知见，入佛知见。殊不知数千年后，被个跛脚阿师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，贵图天下太平。且道释迦老子过在甚么处？莫是指天指地开大口么？莫是不合鼓弄人家男女么？莫是开佛知见，示佛知见，悟佛知见，入佛知见么？若恁么商量，不唯谤他释迦老子，亦乃辜负云门大师。到这里，若知云门落处，即知自己落处。且道落在甚么处？”良久，云：“万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捞摝始应知。”

复举：“僧问五祖：‘如何是佛？’祖云：‘露胸跣足。’‘如何是法？’云：‘大赦不放。’‘如何是僧？’云：‘钓渔船（同“船”）上谢三郎。’”

师云：“此三转语，一转具三玄三要、四料拣、四宾主、洞山五位、云门三句，百千法门，无量妙义。若人拣得，许你具一只眼。”

3

结夏示众：“今日是众僧结制之辰，云门庵比丘宗杲与赤肉团上无位真人、现前清净大众，以法界为伽蓝，同诸菩萨九十日内安居其中，跳金刚圈，吞栗棘蓬，作梦中佛事，降镜里魔军，三业清净，六根明洁，身四威仪无诸过患，悬契如来一百四十大愿，绍三宝种永不断绝。苟能如是修证，如是安居，是大丈夫汉，是真出家儿，不须谨守蜡人，如鹅护雪；其或未然，赵州东壁挂葫芦，莫道不疑好。”拍禅床，下座。

4

示众：“云门昨日昼寝，梦乘一叶轻舟，泛东大洋海，骑新修佛殿，入蝼蚁穴中，迤逦行到十字街头，万人丛里，见一队强项衲僧，口里谈玄演妙，举古明今，说灵云见桃花悟道，香严闻击竹明心，雪峰连年辊球，禾山长时打鼓，事存函盖合，理应箭锋拄。方作此梦，忽然被人惊觉，元来却是喜、通、聚三上座鞋履作声。云门虽然眼开，犹在梦中未惺。三上座近前作礼曰：‘请和尚来日为众说禅。’云门梦里应渠曰：‘诺。’今日击动法鼓，大众上来，且道说个甚么即得？昨日梦说禅，如今禅说梦，梦时梦如今说底，说时说昨日梦底，昨日合眼梦，如今开眼梦，诸人总在梦中听，云门复说梦中梦。”

良久，云：“驴唇先生开口笑，阿修罗王打勃（为“**足**”字之误，同“蹦”）跳，海神失却夜明珠，擘破弥卢穿七窍。三人上座请谈禅，平地无风浪拍天。禅！禅！不用思量卜度，非干文字语言。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岩头划之则曰是句非句，临济用之则曰三要三玄。禅！禅！吞却栗棘蓬，透出金刚圈。休论赵州老汉庭前柏树子，莫问首山新妇骑驴阿家牵，但请一时放下着，当人本体自周圆。”召大众云：“且作么生说个周圆底道理？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”喝一喝。

5

解夏示众：“衲僧相见莫疑猜，布袋结头今日开。露柱着衫南岳去，灯笼脱

帽上天台。”蓦拈拄杖云：“只有云门木上座，终年无去亦无来。有时独靠古屏畔，觑破门前下马台。”掷下拄杖，下座。

6

示众：“举一不得举二，放过一着，落在第二。遇贵则贱，遇贱则贵。筑着磕着，没处回避。南岳天台去路通，君向西兮我向东，风从虎兮云从龙。”喝一喝，云：“拈起簸箕别处舂，熨斗煎茶铫不同。”

7

示众，举：“僧问云门：‘如何是道？’门云：‘透出一字。’”

师云：“透出一字，却不相似。急转头来，张三李四。”下座。

8

示众，举：“教中道：‘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。’”

师云：“真生无可生，真灭无可灭。寂灭忽现前，虾蟆吞却月。”

9

示众，举：“僧问赵州：‘百骸俱溃散，一物镇长灵时如何？’州云：‘今朝又风起。’”

师云：“今朝又风起，闹处莫插嘴（嘴），触着阎罗王，带累阴司鬼。”

10

示众，举：“法眼问觉铁嘴（嘴）：‘近离甚处？’觉云：‘赵州。’眼云：‘承闻赵州有柏树子话，是否？’觉云：‘无。’眼云：‘往来皆谓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州云庭前柏子树子，上座何得道无？’觉云：‘先师实无此语，和尚莫谤先师好。’”

师云：“若道有此语，蹉过觉铁嘴；若道无此语，又蹉过法眼；若道两边都不涉，又蹉过赵州。直饶总不恁么，别有透脱一路，入地狱如箭射。毕竟如何？”举起拂子云：“还见古人么？”喝一喝。

11

示众，举：“青原思和尚问六祖：‘当何所务，即不落阶级？’祖云：‘汝曾作甚么来？’思云：‘圣谛亦不为。’祖云：‘落何阶级？’思云：‘圣谛尚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？’祖深器之。”

师云：“莫将闲话为闲话，往往事从闲话生。”

12

示众，举：“庞居士问灵照女：‘明明百草头，明明祖师意，作么生会？’照云：‘这老汉头白齿黄，作这个见解！’居士云：‘你作么生？’照云：‘明明百草头，明明祖师意。’”

师云：“庞居士先行不到，灵照女末后太过，直饶齐行齐到，若到云门，一坑埋却。且道过在甚么处？明明百草头，明明祖师意。”

13

示众，举：“云门云：‘百草头上道将一句来。’众无语。自代云：‘俱。’圆悟老师云：‘割。’”

师云：“普。”复云：“俱割普，日轮午。李将军，射石虎。虽然透过那边，枉发千钧之弩。”

14

示众，举：“僧问赵州：‘四山相逼时如何？’州云：‘无路是赵州。’”

师云：“无路是赵州，老将足机筹。关南并塞北，当下一时收。”

15

李参政请示众，举：“裴相国入寺，见壁间画像，问院主云：‘壁间是甚么？’主云：‘高僧。’裴云：‘形仪可观，高僧在甚么处？’主无语。裴云：‘这里莫有禅僧么？’时黄檗在众，院主云：‘有一希运上座颇似禅僧。’裴遂召黄檗，举前话似之，檗云：‘但请问来。’裴云：‘形仪可观，高僧在甚么处？’檗召相公，公应诺。檗云：‘在甚么处？’裴于言下领旨。”

师云：“裴公将错就错，脱尽根尘。黄檗信口垂慈，不费心力。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；如石含玉，不知玉之无瑕。虽然如是，黄檗只有杀人刀，且无活人剑。今日大资相公或问云门：‘形仪可观，高僧在甚么处？’云门亦召云：‘相公！’相公若应诺，云门即向道：‘今日堂中特谢供养。’”

16

示众，举：“僧问赵州：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’州云：‘庭前柏树子。’僧云：‘和尚莫将境示人。’州云：‘我不将境示人。’僧问：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’州云：‘庭前柏树子。’”

师云：“庭前柏树子，今日重新举，打破赵州关，特地寻言语。既是打破关，为甚么却寻言语？当初将谓茅长短，烧了元来地不平。”

17

蔡郎中请示众：“聊闻举着便承当，好肉无端已剜疮。着眼机轮上头看，方知两两不成双。”

蓦拈拄杖云：“见之不取，千载难忘。三世诸佛、诸代祖师、天下老和尚被云门拄杖子一口吞尽，一大藏教填沟塞壑。正当恁么时，设使德山棒如雨点，临济喝似雷奔，还如毡上翻筋斗，鞋里动指头，有甚么用处？恁么说话，太杀压良为贱，不识好恶。或被一个不惜性命底衲僧出来，掀倒禅床，喝散大众，也怪他不得。即今还有么？如无，云门据款结案去也。”卓拄杖一下。

复举：“裴相国捧一尊像，胡跪于黄檗前云：‘请师安名。’檗云：‘裴休！’裴应诺。檗云：‘与汝安名竟。’裴作礼云：‘谢师安名。’”

师云：“裴公、黄檗可谓如水入水，似金博金。虽然如是，检点将来，不无渗漏。今日蔡郎中或捧一尊像请云门安名，即向道：‘清净法身毘卢遮那佛。’若云：‘谢师安名。’即向道：‘下坡不走，快便难逢。’”

18

储大夫请示众：“彻骨彻髓道一句，三要三玄绝遮护。竺乾四七例皆迷，震旦二三浑未悟。我说是言非正邪，当机觐面休回互。殷懃为报云台公，俊鹰不打

篱边兔。”

19

俊上座请示众，拈拄杖，卓一下，云：“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弥勒。”又卓一下，云：“迦叶、阿难、寒山、拾得。”又卓一下，云：“只恁么，全是中全非。”又卓一下，云：“不恁么，全非中全是。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放过一着，文俊上座好与三十棒。且道是赏他？是罚他？”掷下云：“具眼衲僧试定当看。”

20

示众，举：“外道问佛：‘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。’世尊良久。外道赞叹云：‘世尊大慈大悲，开我迷云，令我得入。’外道去后，阿难问佛：‘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？’世尊云：‘如世良马，见鞭影而行。’雪窦云：‘邪正不分，过由鞭影。’”

师云：“邪正两分，正由鞭影。”

21

示众：“即心即佛莫妄求，非心非佛休别讨。红炉焰上雪华飞，一点清凉除热恼。”

22

示众：“行不到处说不难，说不到处行不难，行说难到不难到，拈却门前大案山。所以道：灵锋宝剑，常露现前，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，进前则丧身失命，退后则瓦解冰销，不进不退，上无冲天之计，下无入地之谋。正当恁么时，作么生是衲僧转身一路？还委悉么？好手手中呈好手，红心心里中红心。”

23

示众，举：“僧问赵州：‘如何是赵州？’州云：‘东门、南门、西门、北门。’僧云：‘不问这个。’州云：‘你问赵州颺？’”

师云：“这僧问赵州，赵州答赵州。得人一马，还人一牛。人平不语，水平不流。会么？受恩深处宜先退，得意浓时便好休。”

24

为圆悟和尚举哀，拈香，指真云：“这老和尚，一生多口搅扰丛林，近闻已在蜀中迁化了也，且喜天下太平。云门昔年虽曾亲近，要且不闻他说着个元字脚。所以今日作一分供养，点一盏茶，烧此一炷香，熏他鼻孔，即非报德酬恩，只要辱他则个。”召大众云：“既不闻他说个元字脚，又无恩德可报，何故特地作这一场笑具？还委悉么？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偶因失脚倒地，至今怨入骨髓。”遂烧香。

当晚小参，举：“僧问长沙：‘南泉迁化向甚么处去？’沙云：‘东家作驴，西家作马。’僧云：‘未审意旨如何？’沙云：‘要骑便骑，要下便下。’”

师云：“今日或有人问云门：‘圆悟老师迁化向甚么处去？’即向他道：‘入阿鼻大地狱去也。’‘未审意旨如何？’‘饮洋铜汁，吞热铁圆。’或问：‘还救得也无？’云：‘救不得。’‘为甚么救不得？’‘是这老汉家常茶饭。’”

善友请示众：“妄心颠倒造诸业，回趣真乘即忏摩。真妄两头俱透脱，海南东畔是新罗。”

示众，举：“百丈凡参次，有一老人常随众听法，众人退，老人亦退。忽一日不退，丈遂问：‘面前立者复是何人？’老人云：‘某甲非人也。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，因学人问：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？对云：不落因果。五百生堕野狐身。今请和尚代一转语，贵（希求）脱野狐身。’老人遂问：‘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？’丈云：‘不昧因果。’老人于言下大悟，便脱野狐身。”

师云：“不落与不昧，半明兼半晦；不昧与不落，两头空索索。五百生前个野狐，而今冷地谩追呼。”喝一喝，云：“座中既有江南客，休向罇前唱鹧鸪。”

示众，举：“道吾与渐源至一家吊慰，源拊棺云：‘生耶？死耶？’吾云：‘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’源云：‘为甚么不道？’吾云：‘不道，不道。’回至中路，源云：‘和尚快与某甲道，若不道，打和尚去。’吾云：‘打即任打，道即不道。’”

师云：“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公案两重，一状领到。露刃吹毛，截断纲要。脱却鹞臭衫，拈了炙脂帽，大坐当轩气浩浩。”喝一喝，下座。

施主供养罗汉，示众：“丹霞烧却木佛，翠微供养罗汉。一人左手抬，一人右手按。宾主既历然，吾道一以贯。师子独游行，岂复求侣伴？团圞壁不开，打鼓普请看。虽不直分文，倾国不肯换。”遂鸣指三下，云：“苏卢^{口*悉}哩萨婆诃。”

端午示众，拈拄杖，举：“云门大师道：‘从上诸圣为甚么不到这里？’莲华峰庵主道：‘古人到这里，为甚么不肯住？’”

师云：“二尊宿折东篱补西壁，抱桥柱澡洗。把缆放船（同“船”）即不无，要且无为人底道理。云门即不然，未到这里，教伊到；已到这里，教伊头破脑裂。且道还有为人处也无？”良久，云：“一二三四五，虚空阙处补；五四三二一，当门书大吉。好手挥斤去鼻泥，衲僧机妙安能识？蓦然识，百草头边露消息。且作么生是露底消息？俺部临俺齿临，急急如律令。”卓一下。

示众，举：“僧问睦州：‘一言道尽时如何？’州云：‘老僧在你钵囊里。’又问云门：‘一言道尽时如何？’门云：‘裂破。’”

师云：“或有人问山僧：‘一言道尽时如何？’‘这漆桶！’”

示众，举：“僧问云门：‘达磨九年面壁，意旨如何？’门云：‘念七。’”

师云：“念七念七，全无消息。背看分明，正观难识。既是正观，为甚么难识？可知礼也。”

示众，举：“庞居士问马大师：‘不昧本来身，请师高着眼。’大师直下觑。士云：‘一种没弦琴，唯师弹得妙。’大师直上觑。居士礼拜，大师归方丈。居士随后至方丈，云：‘适来弄巧成拙。’”

师云：“且道是马大师弄巧成拙？庞居士弄巧成拙？还有缁素得出者么？若缁素不出，癞马系枯桩。直饶缁素得出，也是虾蟆口里一粒椒。”

示众，举：“庞居士云：‘心如境亦如，无实亦无虚。有亦不管，无亦不拘。不是圣贤，了事凡夫。’”

师云：“白的的，清寥寥，水不能濡，火不能烧，是个甚么？切不得问着，问着则瞎却你眼。”以拄杖击香台一下。

示众，举：“古德云：‘佛法也大有，只是舌头短。’”

师云：“向道莫行山下路，果闻猿叫断肠声。”

蔡春卿荐考，请示众，举：“洛浦示众云：‘孙膑收铺去也，有卜者出来。’时有僧出曰：‘请和尚一卜。’浦云：‘汝家爷死。’僧无语。法眼代拊掌三下。”

师云：“这僧没兴死却爷，又被他人拊掌，信知祸不单行，福无双至。然洛浦善卜，法眼善断。若子细思量爻象吉凶，二老一时漏逗。既占得火风鼎卦，何故断作地火明夷？云门即不然。”蓦拈拄杖云：“孙膑门下死却郎，罢！”连卓三下，云：“会么？内属艮宫，再求外象。”又卓三下，云：“千灵万圣，万圣千灵，莫顺人情。”复卓一下，云：“吉凶上卦。”

屏山居士刘宝学请示众：“大根大器大丈夫，不越一念了大事。三世诸佛立下风，此人堪作如来使。三世诸佛既立下风，为甚么却作如来使？”良久，云：“铁轮天子寰中勅，须信官差不自由。”

江给事请开佛光明，师执笔云：“教中道：‘清净慈门刹尘数，共生如来一妙相，一一诸相莫不然，是故见者无厌足。’又道：‘如来眼有大人相，名自在普见云，以众妙宝而为庄严，摩尼宝光清净莹彻，普见一切皆无障碍。’既然如是，为甚么却要他人点眼？还有道得底么？若也道得，非独为黄面老子出气，亦使徧法界众生悉沾利益。若道不得，听取一颂：‘举头忽睹明星现，因兹眼病见空华。’”遂以笔点云：“今日还渠旧光彩，碧眸尚尚照尘沙。”

大慧普觉禅师云居首座寮秉拂语录卷第九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 上进

秉佛语录

1

秉拂。僧问：“万锻炉中铁蒺藜，当涂佛祖不容伊。而今信手拈来用，未审如何话此机？”师云：“没这闲家具。”进云：“只如广敷此座，是闲不闲？”师云：“髑髅粉碎不知痛。”进云：“可谓铁鞭指出胡人路，拗曲由来为后人。”师云：“铁蒺藜在甚么处？”进云：“拶。”师云：“笑杀衲僧。”

乃云：“夷门昔日呈家丑，拈出无边栗棘蓬。今日瓠峰孤顶上，幸然无事又相逢。相逢即且置，其中事作么生？若有人道得一句，便请各自归堂；若道不得，打葛藤漫诸人去也。诸佛未出世时有即今巴鼻，一人人顶门上辉大宝光；出世后消息全无，一个个脚跟下纵横十字。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急走过。拶着不来，三千里外穿却鼻孔。到这里，直饶置无边刹境于一毛头上，只这一毛头从甚么处得来？纳百亿须弥卢于一粒粟中，只这一粒粟又向甚么处安着？如是则易，不如是则难，休于言上觅，莫向意中求。如是则难，不如是则易，识取钩头意，莫认定盘星。衲僧拄杖子拈得便行，切忌向平地上钉桩摇橹。所以道：神光不昧，万古徽猷。入此门来，莫存知解。只如一大藏教说权说实，说顿说渐，说有说无，乃至西天此土诸代祖师，古往今来一切知识，种种言语，种种作用，且道是知解耶？非知解耶？若定夺得出，秉拂上座一场败阙；若定夺不出，泼第二杓恶水去也。”

喝一喝，云：“是甚么有照用无向背？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。睦州一向担板，赵州贵买贱卖，独有三圣瞎驴，至今遭人笑怪。须弥山突出诸人额角边，大海水灌入诸人鼻孔里即且置，马大师道：‘自从胡乱后，三十年不曾少盐酱。’又作么生商量？还委悉么？多年历日无人问，蓦地拈来愁杀人。”喝一喝。

复举：“岩头参德山，才跨门，便问：‘是凡是圣？’山便喝，头便礼拜。后有僧举似洞山，山云：‘若不是麤公，也大难承当。’岩头闻，云：‘洞山老汉不识好恶，错下名言，我当时一手抬一手搦。’”

师云：“猛虎不识窞，窞中身死；蛟龙不怖剑，剑下身亡。岩头虽于虎窞中有透脱一路，向剑刃上有出身之机，若子细检点将来，犹欠悟在。只今还有为岩头作主底么？出来与杲上座相见。”良久，喝一喝，拍一拍，云：“泊合停囚长智。”

2

冬至秉拂：“豁开户牖，妙手画难成。当轩者谁，抬眸已蹉过。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不是禅，不是道，三世诸佛说不及，六代祖师传不到。便恁么去，只是个无孔铁锤。直饶出得荆棘林，未免死于平地上。所以道：言无展事，语不投机，承言者丧，滞句者迷。可中有个出情尘，超物外，不承言，不滞句，百草头上荐得祖师，闹市里识得自己，直下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，脚跟下正好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。何故？我王库内无如是刀。若是出格道流，必不作这般去就。虽然如是，尽法无民，今夜放一线道，与诸人相见。”

举起拂子云：“君子道长。”画一画，云：“小人道消。滴水一滴冻，节令不相饶。狸奴白牯鼻绳断，水底藏身被火烧。”击禅床一下。

复举：“本仁示众云：‘寻常不欲向声前句后鼓弄人家男女，何故？且声不是声，色不是色。’有僧问：‘如何是声不是声？’仁云：‘唤作色，得么？’僧云：‘如何是色不是色？’仁云：‘唤作声，得么？’僧礼拜。仁云：‘且道为你说？答你话？若人辩得，许你有个入处。’”

师云：“本仁将一穿云居子，换却天下人眼睛，却被这僧将一条断贯索，不动干戈，穿却鼻孔。后来舜老夫拈云：‘本仁既已入草，这僧又落深村。然则阳春雪曲，时人难和，村歌社舞，到处与人合得着。’”

师云：“舜老夫是则也是，未免随搂揪（音 sōu）。秉拂上座不惜眉毛，为诸人说破：声不是声，色不是色，马后驴前，神出鬼没。雪曲阳春和不齐，村歌社舞且湮^ㄣ*盾（音义不详）。”以拂子击禅床云：“这个决定不是声。”复举起云：“这个决定不是色。且毕竟是个甚么？”喝一喝，云：“此时若不究根源，直待将来问弥勒。”

3

韩德全朝议请秉拂。僧问：“达磨西来，将何传授？”师云：“不可总作野狐精见解。”进云：“如何是粗入细？”师云：“香水海里一毛孔。”进云：“如何是细入粗？”师云：“一毛孔里香水海。”进云：“和尚为甚么却颠倒？”师云：“从来有些子。”

问：“三脚驴子弄蹄行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蹋断赵州略约子。”

乃云：“作么？作么？击开无尽藏。如是！如是！抹过太虚空。恁么不恁么，直下便透，犹是扶篱摸壁，立地死人。更拟进步向前，如何若何，正是外道邪魔，灭胡种族。即今莫有吾家种草么？有则出来为众出气；如无，更看涂灰抹土一上。妙性圆明，离诸名相，本来无有世界众生，因妄有生，因生有灭，生灭名妄，灭妄名真。”

喝一喝，云：“释家老子当时若下得这一喝，免得漏逗。何故？既是圆明离相，毕竟妄从何起？真从何生？生从何来？灭从何去？若也见得彻去，山河大地、万象森罗、四圣六凡、情与无情，不消一捏，便见冰销瓦解。到这里，也无禅，也无道，也无心，也无性，也无玄，也无妙，露裸裸，赤洒洒，没可把。便恁么去，更买草鞋行脚三十年，也未梦见衲僧气息在。且道衲僧有甚么长处？”良久，云：“激电烁开顶门眼，隔溪猿叫一声寒。”

复举：“雪峰问僧：‘近离甚处？’僧云：‘覆船。’峰云：‘生死海未渡，为甚么覆却船？’僧无语。归，举似覆船，船云：‘何不道渠无生死？’僧再至雪峰，峰再举前话问僧。僧云：‘渠无生死。’峰云：‘此不是汝语。’僧云：‘是覆船恁么道。’峰云：‘我有二十棒寄与覆船，二十棒老僧自吃，要且不干闍黎事。’”

师云：“作家宗师，天然犹在。虽然如是，也是作贼人心虚。是则不干这僧事，二十棒何须自吃？但更添二十棒，只打覆船便了。且道渠过在甚么处？老老大大，不合与人代语。”

4

岁节秉拂。僧问：“旧岁已去，新岁到来，还有不涉新旧者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有。”进云：“那个是不涉新旧者？”师云：“诸佛菩萨，畜生驴马。”进云：“今夜小出大遇去也。”师云：“我已无端入荒草，你又跳入屎坑里。”进云：“彼此不着便。”师云：“果然随我来。”

乃云：“百尺竿头进一步，甚么处得这消息来？万仞峰前露一机，堕在时人窠窟里。莫妄想，放下着，绝伎俩处便肯承当，鼻孔索头在我手里。所以南泉道：‘牵牛向溪东放，不免食他国王水草；牵牛向溪西放，亦不免食他国王水草。不如随分纳些些，总不见得。’杲上座随分纳些些去也。”

良久，云：“释迦掩室于摩竭，耕地种蒺藜；净名杜口于毘耶，镬鏊着生铁。

须菩提唱无说以显道，馊饭祭闲神；释梵绝听而雨华，果有领受者。直饶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，硬纠缠，活鱖鱖，棒下无生忍，临机不见师，也是隔靴抓痒。总不恁么，落在无事界中。且作么生通得个机关，应得个时节去？”蓦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还委悉么？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孟春犹寒，终而复始。释迦老子是系驴橛，一大藏教是破故纸。如我按指，海印发光；汝暂举心，尘劳先起。超佛越祖之谈，未语已前向诸人脚跟下蹉过了也。毕竟如何？毘婆尸佛早留心，直至如今不得妙。”又卓一下。

复举：“僧问镜清：‘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？’清云：‘有。’僧云：‘如何是新年头佛法？’清云：‘元正启祚，万物咸新。’僧云：‘谢师答话。’清云：‘山僧今日失利。’又僧问明教：‘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？’教云：‘无。’僧云：‘年年是好年，日日是好日，为甚么却无？’教云：‘张公吃酒李公醉。’僧云：‘老老大大，龙头蛇尾。’教云：‘山僧今日失利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二尊宿，一人向高高峰顶立，不露顶；一人向深深海底行，不湿脚。是则也是，未免有些諠讹。今夜或有人问杲上座：‘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？’只向他道：‘今日一队奴仆在茶堂里村歌社舞，弄些神鬼，直得点胸尊者恶发，把钵盂峰一掷，掷过恒河沙世界之外，惊得懦陈如怕怖惶惶，倒骑露柱，跳入担板禅和鼻孔里，撞倒舒州天柱峰。安乐山神忍俊不禁，出来拦胸搦住云：尊者！你既称阿罗汉，出三界二十五有尘劳，超分段生死，因甚么有许多无明？被这一问，不胜懣[†]罗^{*罗}，却回佛殿里第三位打坐，依旧点胸点肋道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’”白云：“住！住！杲上座！他问新年头佛法，为甚么一向虚空里打筋斗，说脱空谩人？”良久，云：“杲上座今夜失利。”

5

熊伯庄请秉拂：“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。释迦老子在摩竭提国，三七日内启口无由。达磨大师对梁武帝尽力提持，只道得个不识。若也一向坐却去，尽大地更无一人发真归源。先圣幸有第二义门，何妨于中通一线路。所以道：真如净境界，一泯（疑为“法”字）未尝存，能随染净缘，遂成十法界。”

乃举起拂子云：“这个拂子与过去诸佛、未来诸佛、现在诸佛同一悲智，同一行愿，同一慈力，同一眼观，同一耳听，同一鼻嗅，同一舌尝，同一身触，同一意思，随宜说法，为诸大菩萨说六波罗蜜，令其各证无生法忍；为声闻缘觉说十二缘生、四谛真理，令其各得八解六通，证寂灭乐；为诸天众说一切诸行皆悉无常，一切乐具悉皆衰谢，令其各得出离三界；为诸人众说不昧因果法，令其各修十善道，永净三业；为阿修罗众说无我法，令其舍离憍慢放逸，安住忍地；为诸地狱极苦众生说罪性不在内、外、中间，令其一念顿超十地；为诸饿鬼、傍生说永断根本无明法，令其舍离饥渴热恼，生人天中。拂子如是随宜说如是法，一大藏教也不增一字，也不减一字，诸人还信得及么？若信不及，却听拂子重说偈言。”遂击禅床一下，云：“是圣是凡俱解脱，巍巍三界独称尊。”

复举：“僧问睦州：‘经头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未审是甚么字？’州弹指一下，云：‘会么？’僧云：‘不会。’州云：‘上来讲赞，无限胜因。虾蟆勃（为“[†]足^{*}字”字之误，同“蹦”）跳上天，蚯蚓蓦过东海。’”

师云：“这僧只问经头一字，睦州尽将善知众艺差别字轮，以《龙龕》、《手鑑》、《唐韵》、《玉篇》从头批注，撒在这僧怀里，这僧也不妨奇特，直下便肯承当。且道甚么处是他承当处？听取个脚注：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弹指未终，普天币（同“匝”）地。击开四十二般若波罗蜜门，参透华严会中善知众艺，教内

教外一时收，世出世间皆周备。无边罪咎如火销冰，无量胜义如恒沙聚。更有个末后句，坚牢库藏永收藏，总属山前熊伯庄。”

6

秉拂：“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时节若至，其理自彰。且道即今是甚么时节？莫是坐底坐，立底立么？莫是春雨如膏，春云如鹤么？莫是香烟匂（音 gé，环绕）帀（同“匝”），灯烛荧煌么？莫是僧俗交参，同会一处么？若恁么，只见一边。须知微尘诸佛出世降王宫，坐道场，转法轮，降魔军，度众生，入涅槃，总不出这个时节。诸人若信得及，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，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。若信不及，说老婆禅去也。”

“佛不远人，即心而证，猕猴弄藕胶；法无所著，触境皆如，枯桩系癩马。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浑家送上渡头船。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，吐出野狐涎，再服平胃散。可中有个汉，向未厠已前蓦跳得出，高高处观之不足，低低处平之有余，可以高超三界，独步大方；可以截生死流，据佛祖位。便恁么去，止宿草庵，且居门外。何故？不见古人道：‘善言言者，言所不能言；善迹迹者，迹所不能迹。’迹所不能迹，无迹；言所不能言，无言。既无言，又无迹，云门手中扇子勃（为“**足季**”字之误，同“踹”）跳上三十三天，筑着帝释鼻孔，东海鲤鱼打一棒，雨似盆倾。毕竟是何宗旨？”喝一喝，云：“山断疑休去，峰高又起来。”

复举：“龙牙颂云：‘一切名山到因脚，辛苦年深与鞵（音 wà，今作“袜”）着。而今年老不能行，手里把个破木杓。’白雲端和尚云：‘龙牙老人可谓熟处难忘。’”

师云：“端和尚恁么道，大似以己方人。杲上座即不然，家贫难办素食，事忙不及草书。”

7

结夏秉拂：“声前迥迥一路子，黄面瞿昙不知；一句明明百草头，碧眼胡儿罔措。闹浩浩处静悄悄，静悄悄处闹浩浩。直下如王宝剑，谁敢当头？拟犯锋铓，横尸万里，更说甚么‘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；如石含玉，不知玉之无瑕’；更说甚么‘香象渡河，彻底截流而过’；更说甚么‘全明全暗，双放双收’。须知恁么来者，寸丝不挂；恁么去者，堆山积岳。将错就错，以大圆觉为我伽蓝，身心安居平等性智，九十日内和泥脱鞵。到这里，若有转身一路，则不守自家活计，岂遵先圣轨仪？所以道：全锋敌圣，罕遇知音；同死同生，万中无一。且道同死同生底是甚面目？”

蓦拈拄杖云：“赵州和尚来也。金佛不度炉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。”

卓一下，云：“百杂碎，没缝罅。明眼衲僧，盲聋瘖哑。金刚水际藏身，非非想天走马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尽大地是个解脱门，是人知有，且道石室行者蹋碓，因甚么忘却移脚？”良久，喝一喝。

复举：“三圣道：‘我逢人即出，出则不为人。’兴化道：‘我逢人即不出，出则便为人。’真净和尚云：‘这两个老古锥，窃得临济些子活计，各自分疆列界，气冲宇宙，使明眼人只得好笑。’”

师云：“真净老人似欺诬亡没。杲上座即不然，豁开三要三玄路，坐断须弥第一峰。且道在三圣分上耶？在兴化分上耶？具眼者辩取。”

秉拂。僧问：“古镜未磨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火不待日而热。”进云：“磨后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风不待月而凉。”进云：“磨与未磨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交。”

问：“‘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？’‘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。’意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钉钉胶黏。”

乃云：“诸祖要妙，非竞辩而求，激扬铿锵，以摧异见。所以德山入门便棒，石火迸青天；临济入门便喝，旱雷轰宇宙。不是目前法，亦非向上机，恁么不恁么；便跳得出，正在葛藤窠里，合作么生评议？合作么生话会？不可说大机大用，大解脱，净裸裸，赤洒洒，没可把，了便休，还得也无？不见风穴和尚道：‘设使言前荐得，犹是滞壳迷封；纵饶句下精通，未免触途狂见。’若是本色衲僧，当下领略，便能向声色头上坐，声色头上卧。文殊自文殊，解脱自解脱，泥我甚么盍？”

良久，云：“惊群须是英灵汉，敌圣还他师子儿。选佛若无如是眼，假饶千载又奚为？”以拂子击禅床一下。

复举：“百丈再参马祖，侍立次，祖竖起拂子，丈云：‘即此用？离此用？’祖挂拂子于旧处，良久，云：‘你他后开两片皮，将何为人？’丈取拂子竖起。祖云：‘即此用？离此用？’丈亦挂拂子于旧处，祖便喝。后黄檗到百丈，一日，辞欲礼拜马祖去，丈云：‘马祖已迁化也。’檗云：‘未审马祖有何言句？’丈遂举再参因缘云：‘我当时被马祖一喝，直得三日耳聋。’黄檗闻举，不觉吐舌。百丈云：‘子已后莫承嗣马祖否？’檗云：‘不然。今日因师举，得见马祖大机之用，且不识马祖；若嗣马祖，已后丧我儿孙。’”

师云：“百丈被喝，直得三日耳聋；黄檗闻举，不觉吐舌。百丈疑其承嗣马祖。后因临济三度问佛法大意，三度打六十棒，便与三日耳聋出气，临济始觉如蒿枝拂相似。敢问大众：既是师承有据，因甚么用处不同？会么？曹溪波浪如相似，无限平人被陆沈。”

施主看藏经，请秉拂：“佛真法身，犹若虚空；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”

拈起拄杖云：“释迦老子来也，在杲上座拄杖头上现妙色身，普告大众云：‘毘卢藏中有大经卷，量等三千大千世界，书写三千大千世界中事，悉尽无余。我以清净天眼，观彼大经卷在一微尘内。今夜对人天众前，设大方便，破彼一尘，出此经卷，饶益有情去也。’”

卓一下，召大众云：“一尘已破，大经卷已出，有顿有渐，有权有实，有半有满，有中有边，有理有事，有果有因，百千法门，无量妙义，世出世间，一切诸法尽在里许。诸人还信得及么？若信得及，出三界，越苦海，尽未来际悉得受用；若信不及，释迦老子却入拄杖里去也。”

乃举起云：“若唤作释迦老子，又是拄杖；若唤作拄杖，又是释迦老子。释迦老子穿过拄杖，拄杖穿过释迦老子。正当恁么时，是顿耶？是渐耶？是权耶？是实耶？是半耶？是满耶？是中耶？是边耶？是理耶？是事耶？是因耶？是果耶？是释迦老子耶？是拄杖耶？”

喝一喝，云：“顿也不可得，渐也不可得，权也不可得，实也不可得，半也不可得，满也不可得，中也不可得，边也不可得，理也不可得，事也不可得，因也不可得，果也不可得，释迦老子也不可得，拄杖也不可得，一尘亦不可得，大经卷亦不可得，现今说法者亦不可得，听法者亦不可得，只这不可得亦不可得。”

遂以拄杖画一画，云：“画断葛藤。”复举起云：“正当恁么时，作么生是各各当人鼻孔？”良久，云：“千圣不知何处去，倚天长剑逼人寒。”复卓一下。

复举：“昔有一婆子施财，请赵州和尚转大藏经。赵州下禅床遶一币（匝），云：‘转藏已毕。’人回，举似婆子，婆云：‘比来请转一藏，如何和尚只转半藏？’”

师云：“众中商量道：‘如何是那半藏？’或云再遶一币，或弹指一下，或咳嗽一声，或喝一喝，或拍一拍。恁么见解，只是不识羞。若是那半藏，莫道赵州更遶一币，直饶百千万亿币，于婆子分上只得半藏。设使更遶须弥山百千万亿币，于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。假饶天下老和尚亦如是遶百千万亿币，于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。设使山河大地、森罗万象、若草若木，各具广长舌相，异口同音，从今日转到尽未来际，于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。诸人要识婆子么？”良久，云：“鸳鸯绣出从君看，不把金针度与人。”

10

为高庵悟和尚挂真，拈真帧示众云：“莲华峰顶真实说，三塔归来重泄机。两处路头俱剔脱，刹尘无不尽光辉。光辉则是人知有，且道高庵老人本来面目何在？还委悉么？生佛未具，世界未形，直是眉目分明，十分显露。有人向这里识得，便与此老把手共行，不向帧子上搏量名貌；其或未然，云门不免随例颠倒去也。”

遂展开云：“还见么？这个若是，则有两个；这个若非，当面蹉过。不蹉过，没两个，祖堂无位次安排，痴兀轩中且闲坐。”

室中机缘

1

师问僧：“岩头才跨德山门，便问：‘是凡是圣？’德山便喝，岩头礼拜。意作么生？”僧云：“好个消息。”师云：“那里是好处？”僧便喝。师云：“你这一喝，未有主在。出去！”

2

问僧：“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你作么生会？”僧云：“领。”师云：“领你屋里七代先灵。”僧便喝。师云：“适来领，而今喝，干他‘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’甚么事？”僧无语，师便打出。

3

问僧：“路逢达道人，不将语默对时如何？”僧珍重便行，师呵呵大笑。

次一僧入，师云：“我适来问这僧：‘路逢达道人，不将语默对时如何？’他珍重便行，你道他会不会？”僧拟问讯，师便打出。

4

问僧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？”僧云：“无面目汉。”师云：“适来有个师僧如此道了，打出去也。”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5

问僧：“国师三唤侍者，意旨如何？”僧云：“鱼行水浊。”师云：“莫[尸豕]沸。”僧无语，师便打。

6

问僧：“马大师道：‘自从胡乱后，三十年不曾少盐酱。’意作么生？”僧云：“随家丰俭。”师云：“好个随家丰俭，只是你不会。”僧拟议，师便喝出。

7

僧请益云：“不知某甲死后向甚么处去？”师云：“你只今是生是死？”僧云：“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”师云：“这渐源奴。”僧拟议，师便打出。

复问一僧：“适来这僧纳一场败阙，你还知么？”僧云：“知。”师亦打出。

8

问僧：“香严上树话，你作么生会？”僧云：“好对春风唱鹧鸪。”师云：“虎头上座出众云：‘树上即不问，未上树，请和尚道。’又作么生？”僧云：“适来向和尚道了也。”师云：“好对春风唱鹧鸪，是树上语？树下语？”僧无对，师便打。

9

问僧：“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，作么生？”僧云：“总得。”师云：“抛却甜桃树，缘山摘醋梨。”

10

问僧：“你道禅还受教也无？”僧云：“万里一条铁。”师云：“争奈观音院里有弥勒。”僧拟议，师便打出。

11

僧请益夹山境话，道声未了，师便喝，僧茫然。师云：“你问甚么？”僧拟举，师连打喝出。

12

问僧：“道不用修，但莫污染。如何是不污染底道？”僧云：“某甲不敢道。”师云：“你为甚么不敢道？”僧云：“恐污染。”师高声叫云：“行者！将粪箕苕帚来！”僧茫然，师便打出。

13

师才见僧入，便云：“不是。出去！”僧便出。师云：“没量大人被语脉里转却。”

次一僧入，师亦云：“不是。出去！”僧却近前。师云：“向你道不是，更近前觅个甚么？”便打出。

复一僧入云：“适来两僧不会和尚意。”师低头嘘一声，僧罔措。师便打云：“却是你会老僧意！”

问僧：“一切智智清浄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你作么生会？”僧云：“一切智智清浄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某甲只恁么会。”师高声云：“抱取猫儿来。”僧无语，师便喝出。

15

问僧：“我前日有一问在你处，你先前日答我了也，即今因甚么瞌睡？”僧云：“如是，如是。”师云：“道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师连打两棒，云：“一棒打你如是，一棒打你不是。”

16

师才见僧入，便云：“诸佛菩萨、畜生驴马、庭前柏树子、麻三斤、干屎橛，你是一枚无状贼汉。”僧云：“久知和尚有此机要。”师云：“我已无端入荒草，是你屎臭气也不知。”僧拂袖便出。师云：“苦哉佛陀耶！”

17

师才见僧入，便云：“你不会，出去！”僧便出。

次一僧入，师亦云：“你不会，出去！”僧亦出。

复一僧入，师云：“适来两个上座，一人解收不解放，一人解放不解收。你还辩得么？”僧云：“一状领过。”师云：“领过后别有甚么好消息？”僧拍手一下便出。师云：“三十年后悟去在。”

18

问僧：“你名甚么？”僧云：“法如。”师云：“僧堂佛殿如否？”僧云：“如。”师云：“老僧被你勘破。”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19

问僧：“还记得话头么？”僧云：“不记得。”师云：“你来这里管甚么事？”便打。

20

问僧：“五祖道：‘赵州狗子无佛性，也胜猫儿十万倍。’如何？”僧云：“风行草偃。”师云：“你也不乱说，却作么生会？”僧无语。师云：“学语之流。”便打出。

21

师才见僧入，便云：“释迦老子来也。”僧近前。师云：“元来不是。”便打。

次一僧入，师亦云：“释迦老子来也。”僧当面问讯便出。师云：“却似真个。”

22

问侍者云：“许多人入室，几人道得着？几人道不着？”侍者云：“某甲只管看。”师展手云：“我手何似佛手？”侍者云：“天寒，且请和尚通袖。”便行。师随后打一竹篴，云：“且道是赏你？是罚你？”